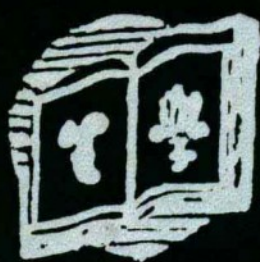


嚴靈峯輯校

老子宋注叢殘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嚴靈峯輯校

老子宋注叢殘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新學堂
PDF

老子宋注叢殘全一冊

輯校者：嚴

靈

峯

出版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書局登
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〇九七・三三四二英・三三四二

定價 精裝新臺幣一七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老子宋注叢殘自序

宋人之解老子者，百三十餘家；上自帝王、卿相，下逮釋氏、黃冠；相習成風，可謂盛矣！然今所存者，僅宋鸞、陳景元、呂惠卿、司馬光、張氏、蘇轍、陳象古、宋徽宗、江徽、章安、邵若愚、時雍、員興宗、李霖、寇才質、呂祖謙、呂知常、葛長庚、彭耜、趙秉文、董思靖、李嘉謀、林希逸、范應元、李道純、劉辰翁等二十六家而已。他則散佚、殘闕，無以復其舊觀。茲從彭耜「集註」及釋文、張氏「四家集註」、劉惟永、危大有兩家「集義」與李霖道德經取善集、焦竑老子翼各書，刺取遺文，裒成專著。前曾輯校王安石老子注、程大昌易老通言並葉德輝所輯葉夢得之老子解，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除另行輯校臨川王氏父子、陸佃、劉槩、劉涇諸家殘篇，爲：「老子崇寧五注」外；近更集錄：曹道沖、達真子、劉驥、朱熹、

黃茂材、林東、德異禪師、褚伯秀、柴元皋、李畋、劉師立、倪思十有二家之說，讎校補苴；顏曰：「老子宋注叢殘」，頗足以窺見趙宋一代老學之歸趨與時代風氣；抑亦使向學之士減省尋檢之勞。踵事增華，知無當於大雅；淘金砌玉，實有待乎方家。將付剞劂，略敘梗概云爾。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胡以嫻同學協助校對，在此敬致謝忱！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無求備齋主人嚴靈峯於臺北市

老子宋注叢殘

目錄

自序	i
一、輯曹道沖老子注叙	一
曹道沖老子注 上篇	三
曹道沖老子注 下篇	二二
二、輯達眞子老子注叙	四三
達眞子老子注 上篇	四五
達眞子老子注 下篇	五三



三、輯劉驥道德經通論叙	六七
道德經通論序	六九
劉驥道德經通論 上篇	七一
劉驥道德經通論 下篇	九六
四、輯朱熹老子解叙	一一七
朱熹老子解	一一九
五、輯黃茂材老子解叙	一三五
老子解序	一三七
老子解 上篇	一三九
老子解 下篇	一七二
六、輯林東老子注叙	二〇一
老子注序	二〇三
林東老子注 上篇	二〇五
林東老子注 下篇	二一一
七、輯休庵老子解叙	二一七

休休庵老子解·····	二一九
八、輯褚伯秀老子注叙·····	二二九
褚伯秀老子注·····	二三一
九、輯柴元皋老子注叙·····	二四一
柴元皋老子注·····	二四三
一〇、輯李旼老子音解叙·····	二五一
李旼老子音解 上卷·····	二五三
李旼老子音解 下卷·····	二六三
一一、輯劉師立道德經節解叙·····	二七三
劉師立道德經節解·····	二七五
一二、輯倪思老子注叙·····	二七九
倪思老子注·····	二八一

一、輯曹道冲老子注叙

彭耜 道德真經集注 宋解經姓氏：『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冲，字希蘊，女道士，世號「曹仙姑」，賜號「清虛文逸大師」，「道真仁靜先生」。』焦竑 國史經籍志、道家：「曹道冲 老子二卷。」宋志未著錄。今從明正統道藏「恃」字號彭耜集注中錄出，彭所未及者，自李霖道 德真經取善集所引予以補充；並取彭氏釋文，校正各章經文；蓋彭本經文皆據政和御本與曹本頗有出入也。

• 视觉传达要素 •



曹道冲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上篇

道可道章第一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名，謂道本；無名，非有非無，不涉器位；所謂生天地，始萬物者也。分靈散景，降在人身，則爲神性；大道虛寂，次道者，德也；德者，得也，萬物得之而成。是生真一，一者，有名之始，而冲氣爲一；謂之太極。太極生天地，冲氣委和，降於胎中；積者爲形，妙者爲息；是謂命也。人生天地中，天地無爲，因人顯用；三才備矣。萬物成矣；故曰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雖有動靜，以常爲主；有欲，謂聖人之動。徼者，邊也。夫以無窮之妙，以觀有際之物；何止邊徼，無不照矣。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兩者，謂無欲與有欲。靜爲體，動爲用；靜合於無，動合於有；動靜殊名，皆本於道，同會於玄；暫異終同也。玄，謂淵嘿無象。又玄，謂通變無極，或入於機，或出於機；開闔陰陽，出入無有。故曰：家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辭，拒也。聖人之道，猶太空萬物，動作出沒，往來於其中，任其自爲；未嘗辭而不受，納而久留。生而不有，不以能生爲己有。

不尚賢章第三

虛其心，實其腹。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引曹道冲曰：心虛白，則神留而道存，腹充實，則精全而壽長；心有所擇，虛其心，則無賢之可尚；腹有所容，實其腹，則無欲之可貪。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或者，疑問之辭也。道貴通流而不絕，不以定名，而絕其變通之妙；故云似不盈。疑似不自盈滿，而虛己者也。淵者，水之性；言其淵澄不動，似是萬物之宗祖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有象之大者，莫大於天；故爲有象之君，故曰：象帝。杳冥生眞精，眞精生冲氣，冲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惟道自然，非物能生；故云：吾不知誰之子，似是象帝之先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按：原作「谷神章」據彭耜釋文補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天太上；此陰陽之宗，天地之祖。今術家以口鼻爲玄牝，非也。

按：取善集「天太上」作「而藏氣」，是。

取善集引曹道冲曰：玄者，天之體；牝者，地之氣；玄天之資始有生，是爲精光，牝母育萬物，是爲

形器。天地雖大，亦本於道德，體於陰陽，故曰：天地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綿綿者，沖和不絕之謂。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曰：若存。

天長地久章第七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不生者，生之本。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後其身而身先，退己進人，爲衆所推，爲後而反先。外其身而身存，齊生死者，不爲生死所累；外形骸者，不爲形骸所礙。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柔弱者，俗之所恥；汗下者，俗之所惡；水性獨異於俗。

心善淵。

取善集引曹道冲曰：淵者，水之上，雖有風波，莫能動其深靜。至人之心，亦猶此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形體本無知覺，以其載負魂魄，故有動作。魂爲陽，利於清虛；魄爲陰，好於營爲；雖大槩謂之魂魄，而老子獨言魄者，以陰魄好營，營於慾故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既散，辭氣亦蕩流。問爾能專守一氣，通於無間，與物不逆，柔而至順，復命全真，如嬰兒在胎中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畜養之德。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生成在我，任其賦命，不專而有之；雖雕刻象形，造化萬物，不恃其能；長養於物，不主其功；潛被熏通，不自彰顯。故曰：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內虛而受物；虛因有以能受，有假無以為用。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有者，適時之利；無者，真常之用；在人身，則駕御主持神與炁也。無者，

虛妙之神炁也；有者，凝滯之形骸也。心運以氣隨，假形以為利；氣動以形隨，假神而為用；此二者，有無之相須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五色炫亂，視極則損明；五音喧雜，聽極則損聰；爽者，失也。人皆縱嗜好

之常情，失恬淡之真味；故真人漱玉池以飲津，固靈根以含氣也。畋獵者，極其精神，以瞻望，困其氣血以馳驚；是使心志散亂，猖獗發狂，害物傷和，莫甚於此。亦如世俗奔逐情慾，趨走聲利，失志沮氣，然後休息。貨者，非賦分之所有，妄求微取，是謂難得；與人善行，有所妨礙。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守綿綿之氣以實腹，去察察之視以養明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以寵辱為重，甚於性命。

何謂貴大患若身？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俗不知寵為致辱之大患，而返貴重致辱之患如身。

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我因何能致大患，為有此身，為致患之本。又何況身外，更有不能捨棄重於身者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大象平夷，無色可見；大音希聲，嘿不可聽；沖妙無形，虛不可執；三者，謂希、夷、微也。皆無質象，不可以器位分之；故復混為一。非視、聽、把、執、擊、搏之能知，似隱似見，或存或亡，不可究詰；亦若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殊用；思不可推，言不可議者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忽焉在上，明而不曜；倏然在下，幽而不晦。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周流無端，故無首尾。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縣古不移道也，見機而作事也。治身者，執古之道，謂人之靈物與造化齊生；不泯不滅。今之有者，身也，受之於陰陽，得之於父母，貸一氣以有生，本五行以成質；執守神用，攝御身形，是謂執古之道不失，御今之有不虧；古謂先天之道，始謂萬物之宗；能知道者，是謂執物之紀而總之。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在世間，人不以爲異。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建德若偷，爲善不伐；豫若履冰，慎之至也。猶若畏隣，密之至也。

按：「豫」下、「猶」下，原並有「兮」字，並據彭氏釋文刪。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取善集引曹道冲曰：豈隨流而忘反，聊澄靜而徐清。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虛爲虛，未極於虛也；以靜爲靜，未極於靜也。虛靜兼忘，是爲篤極。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按：「復」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紛紜，動作既極，必返於本；不假至人，用意裁制。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復於元命，返於天真。

復命曰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夫物，或興或衰，或生或滅，皆爲造化之所陶鑄；惟道常然，晝不能明，夜不能晦；復性命之道，則知真常。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上古純質，雖知有君，簡靜無爲，上下恬淡，各安其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至人無學，我卽道也；卽我是道，又何學也？理暢無虧，又何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同爲瞽答，何爭恭慢？造善爲惡，皆是勞心。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全身遠害，安得謂之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此老君處世之時，所觀之事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目所經，外境方盛。

乘乘兮，若無所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乘萬物而游，無所係著。

而我獨若遺。按：「而」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人皆自謂我有餘，而我獨遺忘，若無物也。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家人昭昭，極智慮而察物，惟恐其不顯不彰，不知不聞也。我獨若昏，我獨事事不知，若昏愚，而無識者也。察察，謂盡物而不容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家人求物於外，我獨食氣於內；氣爲母，神爲子，神不離氣，氣不離形；子母相隨，綿綿上下，久而自定，閑之非也。此簡易攝生之要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寂然無形，今感之立應，信莫過此。春生秋煞，夏炎冬凜，未嘗差忒；答響若谷，現形如鑑，豈不謂之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言教出，則爲迹，未能因於物情；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任自然之理。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飄風驟雨，謂不常也；而況人心豈能常也？

按：「飄」上原有「故」字，據彭氏釋文刪。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從事於自然之道，不強物情。道者同於道，有道者可與語道；德者同於德，謂彼此俱造於德；則可與語於德也。失者同於失，鵠鴈與梟，皆以夜爲晝，則難與辨其謬失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跨事於自然之道，不強物情。道者同道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可名字，而強名曰道也。道非大小，既強名之，不可不謂之大矣。逝者，往也。道不止於大，又能逝而徧於萬物；既以謂逝，則無往不周。雖曰遠，未嘗離本；故曰返。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按：「居」原作「處」，據彭氏釋文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無不化育，故曰大。無不覆燾，故曰大。無不持載，故曰大。人者，三才之一，非君何以統制。域者，謂限制之名，雖有名，而無邊際之實；範圍萬物者也。凡言天，則造物可知矣；凡言地，則成物可知矣；凡言王，則人道可知矣。靈秀智力，莫出於人，而王統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與地近，形著而位分；故法則於地，而知剛柔之分。地靜而承順，法則於天，清明剛健，崇高至極，而未能混於無形；故法於道也。道無可法，自然而已。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輜重，謂保身之寶隨，而資用不可須臾離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有榮盛可觀之事，不能移其志；游觀榮樂，無所係著。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舊曾自註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有山東劉正叟者，以道冲此言，說於王雱，雱乃註在經中。今復別註曰：大制，天地之造物也；物自隨性而成；不煩裁製也。取善集引曹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道貴於生，兵戰殺傷，是謂不道。既知戰非保生之道，早已，謂宜早止。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殺人衆多，

按：「君子」上原有「是以」二字，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陽好生。右，陰也，陰主殺。老子再言不祥之器，是戒用兵。

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按：「則」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兵行即殺，非喪者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按：「不敢」二字，原作「莫能」，據彭氏釋文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朴非器位名數，無上下之定分；先於品物，故不能臣之。若能抱朴守真，無爲拱嘿，萬物自服。天地交泰，甘露乃降，和之至也。甘露效祥，人莫能使之而然，上下交感，陰陽之氣自和矣。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初以無名之朴制於有名之者，使高卑不亂，名分以定，各有所屬；過此已往，

近於煩細，事成息念，亦當知其止息矣。不盡慮以憂人，亦休心而適己；息念保身，終身不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按：「猶」原作「由」，據彭氏釋文改。「海」下原有「也」字，並據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流終返於源，百慮同歸於道。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智以達外，但能知人；明以照內，自靈於身。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勝人者，謂有形質，才力勝己，謂能勝於情欲，性正而神強。

知足者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貧若富也。

強行者有志。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大道雖遠，強行不息；日進，日近，不覺與道混而爲一；凡有志者，無事不集。

不失其所者久。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外安其分，內存於道；未有不久者也。

死而不亡者壽。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骸有極，妙者長存。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按：「名有」原作「居」，據彭氏釋文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萬物雖繁，道皆以無爲之妙而成之，不以其多而拒之；裁成萬物，不以爲能。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自爲大，終爲萬物之宗；不自爲先，終爲天地之祖。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無象者，大象也。母之於子也，未有母處，而子不往就之也。物來附德，猶子歸母；不害其所利，則相蓄養和平而安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樂者，音樂也；餌者，飲食也。既就而歸附，樂所以和其心，食所以養其形；內外得所，雖過客亦留而不去，而況其素來處者？惟道深遠久大，其言簡淡，初聞甚淡，久之味在其中矣。非玄覽莫能見，非聽幽莫能聞；雖無近利，久而用之，始知無盡。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故知機者，謹密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淵者，魚之所以存身，脫則有鈞網之患。道者，人之所以生，失者，必有禍患之憂。又利於國之器，藏而以息盜機，豈可示於外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按：「鎮」下原無「之」字，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既化而泰，民性過於泰，則動作流蕩，復以無名之樸鎮靜之，民不可得而名狀之矣，故定。」

下篇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取善集引曹道沖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爲；非故造爲之念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按：「首」下、「始」下原俱有「也」字，並據彭氏釋文刪。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顯道之始，其理至微，其言至玄；自悟始得，不可以言傳而象比；故曰：太極生陰陽，陰陽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形質者，有而礙；故曰：陰神氣，虛而靈。故曰：陽沖氣以為和。形假神而動，神托形而用；形與神，非沖氣則不能和於內外之用。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王公自以為稱，以至尊，至高；故取最下、最薄而稱之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尅意強說，僞而失真；禮者，詐僞，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姦諂，故為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為機術，以在道為華，非真實也。亂真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僞而居其真實。遠者，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己；遠者，求諸人；不強知他事，而自取己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莫不謂自己之所見爲是，而教人使從；亦我須當教人，而於義宜然而後教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身與名何者爲親？而棄身成名，可謂至愚者也。身止有一，而世間財貨至多；物常多於身，而一身與多物爲敵，身先盡而物與貨尙多。

得與亡孰病？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得則憂失，已失，又何憂也？

知足不辱。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辱莫大於貪。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去走馬以息戰，民耕桑以糞田；內若意馬不馳，丹田自實，如不務道而好兵，

則戎馬生於郊野。

禍莫大於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不知足者，足亦不足；知足，則不足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雖遠愈迷。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即知，何必親見。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矣。

按：「又損」下「之」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損者，減也。世之學求之於外，外事紛葩，故尚於多知博聞；日加其能，以遊名利之場。道之學者，其志在內，內事簡直；故貴於息心養氣，日踐其事，以遊道德之鄉；勞役精

神，氣血，皆以削除，減之損之，以至無爲無事。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按：上句原作「故取天下者」，彭氏釋文無「故」字，「者」字，因據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自治，無心而天下自服；法以係之，力以率之，智以籠之，威以加之；故有不服之者。天下者，通言萬物也。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按：「德善」、「德信」二句下原俱有「矣」字，並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爾善，吾豈不以爲善；而爾自不善，吾亦善之。爾信，吾固信之，爾雖無信，吾亦信之。

聖人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按：「在」上原有「之」字，據彭氏釋文刪。又：「渾」下「其」字原闕，並據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聖人忘言，不得已而惻惻垂詢，欲令天下之心，渾合爲一，至言皆注知於百姓耳目，冀其開悟，哀憐愚昧之至也。聖人欲令其去澆競，皆返孩稚之樸；此聖人視赤子至誠，如是。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而之死地十有三。

按：「人」原作「民」，「動」下無「而」字，「地」下有「亦」字；並據彭氏釋文刪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修生者，若奉黃老之道，求長生不死者也。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死之徒，若奉釋氏修無生寂滅之道，亦十中或有三得之；既不達黃老長生之旨，又不悟釋氏無生之性；故其數終則死。而枉縱之人，不得天數，凡所動作，皆趨速死之地，又非修無生，不往不來之法，皆以嗜慾動則就虧神損道之地；十中亦有三。因此而自致傷天之者。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一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兌，澤也；在人爲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有道者，扞扉塞兌，終身不勞。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介然，謂凝寂不動，長守大道，無爲而已。凡有所爲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爲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並作。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按：「孫」下原有「以」字，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次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

其德乃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修身，則神真行正；身正而天下化，況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家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按：取善集「自一鄉之小」以下皆缺。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外無所營，積和在中，復如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爲害。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

按：「至」下原有「也」字，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手未能把執攫奪取掇，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人稟五行全氣，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爲跳躑伸縮頓奮之狀，此謂峻作。

知和曰常。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益生曰祥。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爲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心使氣曰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強好勝者也。眞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躑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尙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欲不止，如何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契理則忘言，雖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緘口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爲身之門戶，自內，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真，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爲光顯，沮之則爲怨，俱與和之，於己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韬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浼？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衆。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按：「不可得而親」上「故」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疎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悶悶，如天道昏昏默默，任其自然；察察者，政教煩細，民多犯之，故缺缺也。
廉而不穢。

按：「穢」原作「劇」，據彭氏釋文及註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不以廉而彰人之穢，不以潔而明人之污。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寬猛相濟，生熟得中。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以謙爲德，海以容爲量；自高者，不受於物；能下者，爲物所歸。

天下之交牝，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按：「交」下「牝」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牝者，母也。物莫不慕其母也。牝柔而靜，牡剛而動，常爲牝之驅役；故聖人知雄守雌，柔而不爭，虛而處下；物皆歸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大國得小國，則益盛；小國得大國，則遂安，各遂所欲，大者能先下之，則小者歸；故宜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小人雖不善，略知道，亦能自保其身。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日以駟馬璧玉，遍求賢俊；不如端居進道，則不召自來矣。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世間之物與事，不過大小多少；道一以貫之，報怨以德，仇讎怨絕；報怨以怨，相報無盡。

按：取善集「怨絕」作「便絕」。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智則生奸，愚則反朴。

按：取善集引「智」、「愚」上並有「民」字，「朴」作「樸」。

知此兩者，亦楷式。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可爲後世楷模。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勇而不武，威而不怒不爭者，勝。貪先動者，必敗。謙下，則人與爲用；忽

慢者，人不爲力。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按：「幾」上「則」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輕敵，必敗之因也。失計則死，得計則生；其所係之大者，莫若於生與邦家之重。非寶者，何以兵相抗？愛士，則哀其臨敵以身視士卒，不以鬪戰殺人貪功爲樂，必勝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至簡至易，無出於道；平易逍遙，何可難行？以其至簡，非思慮擬議之能喻；故莫能知。以其至近，非步驟遲速之能至；故莫能行。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按：「希」原作「稀」，據彭氏釋文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知我者稀，則我之道不與世相往來，我乃貴矣。若人皆知我，則我不足貴也。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不知知，病。

按：「尚」下、「病」下，原俱有「矣」字，並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知，謙而曰不知，是實勝於名；故爲上。不知，而曰知，是名過於實；故爲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按：「聖人」下原有「之」字，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能知病爲病，則終不爲病。聖人緣何不病，聖人知病爲病，終日循省，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自知消息損益，惟道是從，不自見功能，求顯於世。保身自愛，內自修鍊，不自貴其身而耀俗；彼謂外物，此謂自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按：「此」上「知」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此兩者，敢與不敢。然而保生者，以不敢爲利，謂其可活；而亦有端居，偶逢其禍者，慕名者，勇於敢，捍敵而多害，或有輕生，而終不罹害者。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取善集引曹道沖曰：物不能逃者，天網也。恢大疎略，物無漏者。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按：「飢」原作「饑」，據彭氏釋文改。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多欲，則厚於用度，則不足；不足，則生貪心，嗜好驅之，飢寒迫之；故輕生圖利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按：「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原作「天下莫柔弱於水」，「勝」原作「先」。又：「其」上原有「以」字，末有「也」字，並據彭氏釋文刪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柔之力甚大，日以摩軋馳騁，堅而強者，皆不能勝之矣。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按：「故柔勝剛，弱勝強」原作「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莫能行」原作「而莫之能行」，並據彭氏釋文刪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人非不知，而不能行者，何也？以其好強恥弱也。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按：「不祥」上原有「之」字，「謂」原作「爲」，並據彭氏釋文刪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社稷之主，如天地之大，江海之寬；容垢包濁，無所不可。祥者，善也。自

是，則人皆非之；不自善者，人皆美之；故王天下。

正言若反。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皆反於俗見；故曰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左，陽也；契，合也。左契者，天道也；天道無私，民之善惡，自與吉凶相契，聖人非故責人，而或予之，或奪之，但司之而已。吉凶禍福，皆民自爲之也；故不私其恩，而終無歸其怨。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司契，以天道契於臧否；司徹，欲以聰明盡其民情，而民情安能盡之？故與則爲恩，不予則爲怨。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非親而與之，而善人自與福契；此天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小國民少而事務亦簡，若數口之家，衣食粗足，無所用心。又以小爲大，則張大而勞；以大爲小，則簡靜而佚。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千金之下，必有勇夫；故民重利而輕死。邦小民寡，家給事希；故樂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水行則用舟，陸行則用輿；今既樂其土不遷，弗遠徙而就利，民不相往來；故無用。大國不侵，小國守土，介冑戈矛，不戰安用？

按：取善集「大國不侵」以上皆缺。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按：「民」上原有「使」字，據彭氏釋文刪。

道真仁靜先生 曹道沖曰：自耕自織，不闕衣食；無與無求，往來何益？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其行實善，不假辯說；心行不善，自疑而巧說。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精粹已知，而不須廣博；不知要理，徒謂多聞。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按：「不」原作「無」，據彭氏釋文改。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體虛善應。

取善集引曹道冲曰：博施之富無盡，不積之應無窮；妙用日生，求之不屈；大施日與，取之益豐。

蘇子老
解老
解老
解老
PDG

二、輯達真子老子注叙

彭紹道德真經集註，宋解經姓氏：「達真子，馬蹄山人；不著姓氏。」不見宋志著錄。蓋隱者也。茲從彭紹集註中錄其佚注，並以彭氏釋文所引其本文，以校政和御本，俾復其舊爾。

• 現象は来子走 •



達真子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上篇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達真子曰：大道廢，故能舉其道者，則爲聖；能知其道者，則爲智；是聖智因道廢而名也。方道無不舉，則聖之名可以絕；道無不明，則智之名可以棄。道於天下無不舉，無不明，則民無不利者也。故曰：民利百倍。又名聖者，爲其有不聖也；名智者，爲其有不智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達真子曰：凡學者，學其所未至也；未至其道，則心不能無累，有累所以有憂也。既至其道，則心無

累，無累所以無憂也。道至於無憂，故無所用學焉。是以言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達真子曰：唯、阿者，因其世薄而分之也。善、惡者，因其真喪而別也。方世之薄，人生其慢焉；則以唯者爲恭，阿者爲慢；方真之喪，則能修者爲善，不修者爲惡。然改阿爲唯，非不能也；是不爲也。故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改惡爲善者，非不能也；是不修也。故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荒兮，其未央哉！

達真子曰：如田之荒，以其爲草所蔽；人之性爲物所蔽，固不異此。

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

達真子曰：澹者，泊然而大也。颺者，曠然而通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按：「於」原作「于」，據彭氏釋文及注改。

達真子曰：衆人所求者，以外不以內，以末不以本；是反求食於子，而不求食於母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達真子曰：己雖全也，常自以為曲；所以求全不已，則卒至於全矣。是則所謂曲則全也。己雖直也，常自以為枉；所以求直不已，則卒至於直矣。是則所謂枉則直也。猶德雖盈也，常自以為不足，則若其窪；知雖新也，常自以為不明，則若其弊；以若窪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盈；是則所謂窪則盈也。以若弊之心，不已其求，則卒至於新矣；是則所謂弊則新也。少則約，多則詳，以道散則適於多，道聚則歸於少；是以少則得，得其道也；多則惑，惑其道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抱一則不離於道，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達真子曰：如自見其全，則以為全足於己，更不求其全，由是故全，或至於不能明；如自是其直，則以為直足於身，更不求其直，由是故直，或至於不能彰；唯不自見其全也，常以為求全之不足，若是則全終至於明也。唯不自是其直也，常以為求直之不足，若是則直終至於彰也。推此二類，凡有於己者，皆不自足於己；如雖有功也，不自伐其功；故得其有功。己雖長也，不自矜其長，故能得其長。蓋聖人不自滿，假凡在於此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達眞子曰：道不可聞，故聽之不聞；則名曰希。希者，冥其聲之謂也。信不足，有不信。

達眞子曰：信道足，則於道無不信也；信德足，則於德無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達眞子曰：跂者非立之常，跨者非行之常；而皆性之強矯，非動之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寂兮，寥兮，獨立不改。

達眞子曰：致虛極，則曰寂；廣遠極，則曰寥，此有物混成之體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達眞子曰：道也者，固無所法也；以其相因而相成，相繼而相用，固若其法爾。王者能盡人道，以

人道之施爲，則應於地；故人法地也。以地道之化養，則應於天；故地法天也。以天之運用，則應於道；故天法道也。以道之充塞，則應於自然；故道法自然也。然則有物混成之初，信以爲天下之母矣。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達真子曰：如君子雖終日行，不離輜重者，蓋非輜重，則不可行；是則輕本於重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達真子曰：善行者，以道爲行者也；以道爲行，故行於內，而不行於外；是以善行無轍迹。善言者，以道爲言者也；以道爲言，故言於正，而不言於邪；是以善言無瑕謫也。善計者，以道爲計者也；以道爲計，故計於心，而不計於物；是以善計不用籌筭也。心處於道，不爲外物之所入，是以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也。心聚於道，不爲外物之遷離，是以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達眞子曰：善人者，得此五善之人也；不善人者，失此五善之人也。得此五善之人，可以救其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也。失此五善之人，故善人取以爲戒；故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然則不善人因其善人之襲己，則得其師；善人因其不善人之襲己，則得其資；是皆因襲而明也。

不責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達眞子曰：苟不責其師，則不善者不知修；不愛其資，則已善者不知戒；若是則雖有智者，亦入於大迷矣。況其不智乎？然能以是推之，則得其道之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達眞子曰：蓋性復於嬰兒，然後造於無極；造於無極，然後反於樸，固其入道之序也。德之不離，然後不忒；德之不忒，然後乃足，固其入德之序也。爲象有所歸若其谿，然後爲天下式；既爲天下式，則萬善爲一己之所容，然後爲天下谷；固其所至之序也。蓋有常性，然後有常德；有常德，然後有常道，其序也。

故大制不割。

達真子曰：凡制物，以割者使然也。今大制天下而不割，則道任乎自然矣。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達真子曰：佳兵者，兵之善者也。佳兵者不祥之器，言其驚異於常矣；以佳兵驚異於常，雖飛潛竄伏之物猶且惡而避之，而況有道者乎？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言不處心於此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達真子曰：大象者，道之象也。然道不可執，聖人體之，固若其執爾。聖人體道，則爲天下之所歸；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者，歸往之謂也。莫足以傾，則曰安；莫足以險，則曰平；莫足以否，則曰泰。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是謂微明。

達真子曰：自其張之微，而明其有歛；自其強之微，而明其有弱。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達真子曰：剛勝柔，強勝弱，形器之然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道用之然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按：「鎮」下原無「之」字，據彭氏釋文補。

達真子曰：化而欲作，道之散也；無名之樸，道之聚也。以樸則無名，固知化者有名也；以化而欲作，固知樸者不作也。由是知鎮以無名之樸者，使有名復歸於無名，有作復歸於無作；蓋以反本之謂也。



下篇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達真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琖琖如玉，落落如石。

達真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己者，謂之譽。凡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速數也。侯王雖得致速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故致數譽無譽。琖琖者，玉之貌也；落落者，石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玉者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琖琖如玉。以至賤同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者，孰能與此？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達真子曰：春與夏，則萬物動之時也；動之極，則有寒之者至焉；故曰：躁勝寒。是躁勝之時，必有寒也。秋與冬，則萬物靜之時也；靜之極，則有熱之者至焉；故曰：靜勝熱。是靜勝之時，必有熱也。此理之必然矣。皆出於勝極之所致也。惟大成猶若缺，大盈猶若沖，大直猶若屈，大巧猶若缺；大辯猶若訥；皆無其勝極之心也。心無勝極則清，不為物所污，靜不為動所誘，若是，則心之所造其有不正哉！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達真子曰：走馬者，亡戰之馬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國之戰敵，皆棄道徇欲所致之然也。天下有道，無所事於戰敵，故卻其走馬，則同於糞壤；天下無道，有所事於戰，故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達真子曰：罪者，人加也；禍者，鬼責也；咎者，天伐也。人之罪未深於鬼禍，鬼之禍未深於天之殃咎也。凡無道徇欲者，必致乎此。知足者，足於道而不足於物，足於內而不足於外；是以舉無不足也。故知足之足，則常足矣。若是，則奚有罪禍咎之及已哉！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達真子曰：無心則無爲，無爲則無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蓋其無心及於無爲，無爲及於無事故也。

聖人無常章第四十九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達真子曰：惻惻者，恐畏之謂也。聖人之在天下，常恐畏其人之不善，欲使之皆善；常恐畏其人之不信，欲使之皆信；故善者應，不善者亦應；信者應，不信者亦應。故爲天下渾其心，則此所謂無常心也。若是，則百姓皆注其耳，則莫不聽也；百姓皆注其目，則莫不視也；百姓視聽皆一仰於聖人者，何哉？以聖人皆孩之也。故曰：聖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按：末「焉」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達真子曰：凡言攝者，皆非己所有也。能齊死生，則以生爲假攝而已。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達真子曰：萬物以天地爲始，天地以道爲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不始之於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爲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達真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達真子曰：失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以爲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修其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達真子曰：真則不僞，餘則不欠；踰於家則曰長，足於家則曰豐，徧於家則曰普。凡得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爲治，則無乎不善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達真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不爲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性之自然也，不爲情亂矣。

益生曰祥。

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達真子曰：有欲者，外也；朴之散也。無欲者，內也，朴之聚也。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前曰以無爲取天下，蓋由此而見矣。非體道之盡者，孰能與此！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達真子曰：嗇於一心，則必斂動而歸靜；嗇於一性，則必斂意而歸無。心斂動於靜，然後能盡心；性斂意於無，然後能正性。盡其心，正其性者，人道之盡也。人道盡，則固；可以治人矣。心靜，則任其自然；性正，則安其固有。任自然安固有者，天道之盡也。天道盡，則固可以事天矣。是以治人事天莫如嗇，惟心早復於靜，意早復於性，則所謂重其積德也。能內重其積德，以至治人，則人無不順；以至事天，則天無不符；以至應萬物，則萬物莫不歸；以至率萬化，則萬化莫不盡；是謂重積德，則無不克。母也者，爲衆子之莫不從，以衆動而歸靜，以衆有而歸無；固不異子之從母也。惟衆動而歸靜，則靜之者，無終窮；衆有而歸無，則無之者，無極盡。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

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按：「之交牝」原作「之牝」，據彭氏釋文改。

達真子曰：牝者，靜也；牡者，動也。以靜爲象動之所歸，以牝爲象牡之所往，理固無他，以靜爲下故也。爲國者，體此以靜制動，以牝制牡，故大國以下小國，能屈己之勢也；大國屈己之勢，則取小國矣。小國以下大國，能畏彼之勢也；小國能畏彼之勢，則取大國矣。以，用也。以取者，力行而取也。而取者，自然而取也。大國忘勢難，在乎力行；故曰：以取。小國趨勢易，情之自然；故曰：而取。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達真子曰：欲之所先，莫甚於難得之貨；學之所失，莫甚於衆人之所過。動不知靜，爲不知止，皆所謂過也。聖人欲期於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期於不學，所以復衆人之所過。若是，則不有其爲執之蔽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達真子曰：用其光，復歸其明；古之善爲道者，欲使民復歸其明，是謂非以明民也。欲使斂明若愚，是謂將以愚之也。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達真子曰：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人也。開人者，賊生；不以智治國，如莊子所謂開天也。開天者，德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達真子曰：然則此者，能與物反歸於道也。凡以道，則大順；非道則大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達真子曰：凡以此肖彼，則有形，有體也。有形、有體，則必有形體之所勝，而不能爲無敵之大也。

唯道無形、無體，凡所以言大者，莫能勝。若肖，則爲更大之所勝，終不免細之名也。故曰：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達眞子曰：慈，則衆無不歸，故以戰則勝。無不共力，故以守則固。凡天將拯救其人者，必使有慈以衛之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達眞子曰：不能不有其己，不能不專其性，莫甚於用兵也。故用兵有言，可以托其至道之心矣。設若雖用兵之時，猶不敢爲主而爲客，則是不自有其己，不自專其性，心不事於殺伐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心不勇於勝敵者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言有宗，事有君。

達真子曰：天下適於詳，而不能反約；離其本，而不能歸要，故曰：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爲言有宗主；所謂約也。事有君，爲事有君領；所謂要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達真子曰：所居不能無狹，所生不能無厭者，蓋由乎自見其自知之性，自貴其自愛之心也。唯雖自知也，不自見；雖自愛也，不自貴；則所居不狹而廣，所生不厭而善；故聖人去彼自知自愛之情，取此不自見不自貴之心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達真子曰：勇於敢，則勇於有爲也；勇於不敢，則勇於無爲也。無爲則任於自然，有爲則因其或使。有爲之爲害，莫不甚於殺；無爲之爲利，莫不甚於活。是以此兩者或利或害也。天之道任其自然，則或使者，爲天之所惡也。且天道遠而難測，雖聖人猶難之，況非聖人者乎？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達眞子曰：皆其自然之所致，惟勇於不敢者，能同也。蓋能同於天，則能同於道矣。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按：「得」原作「豈」，據彭氏釋文改。

達眞子曰：民之所畏者，莫甚於死。然所動者以愛慾，所適者以情累，所以動之死地；是謂常不畏死也。以道言之，則常不畏死，奈何以死焉懼乎！言雖懼，亦無如之何也。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達眞子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強也。是以兵強則不勝者，此也。木之強，則必人共伐；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強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達真子曰：左者，心之所處；契者，言其合也。聖人執心以合道，而不責於人。



· 观察记录于表 ·



三、輯劉驥道德經通論叙

彭紹道德真經集註、宋解經姓氏：「清源子劉驥，字德稱，泉州人。」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劉驥，號清源子，紹興丙寅作解。」宋史藝文志著錄，題：「老子通論語」。按：劉惟永集義大旨引劉驥序稱：「因名曰通論」，而彭氏雜說引「劉清源曰」末注：「見道德經通論序」。則其所著原題：「老子通論」；宋志所錄「語」字，當係衍文。今從彭紹集註中錄其注文，又從劉氏集義中自第一章至十一章所引，較彭注爲詳，並校訂異同，補其譌脫。復以彭氏釋文，校正彭註所據政和御本經文之異。其書輒以莊子解老，頗得其要；亦宋注之善者。劉驥官欽州守，丙寅，則宋高宗紹興四年也。



道德經通論序

清源子劉 驥撰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十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令復通而爲一、二諭之，因名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闕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末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議，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爲道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心不散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己，出入無間；故

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難言，行者目見；力少功多，要矣妙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以窺道德之髣髴耶？（錄自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劉驥道德經通論

福州嚴靈峯輯校

上 篇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清源子劉驥曰：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家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非真常也。

集義引劉驥曰：言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名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清源子劉驥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

按：集義在「大道無形」上有「經以謂」三字；「大道無名」上有「經所謂」三字。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集義引劉驥曰：無名者，道之妙，則無爲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名者，道之微，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清源子劉驥曰：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體，與混元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

集義引劉驥曰：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得也；誰能出不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按：下句「天下」二字原闕，據彭耜釋文補。

清源子劉驥曰：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炁既分，物物爲對；既謂之美，純樸已殘；必有惡爲之對；既謂之善，則情性已離；必有不善爲之對。

按：集義引「炁」作「氣」。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清源子 劉驥曰：美或爲惡，善或爲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下之至正也。昔之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爲美、善之爲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爲奇，善或爲妖，是矣。

按：「是猶美之爲美、善之爲善特未定也」十四字及末「是矣」二字並據集義補。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集義引 劉驥曰：且天下之理，有爲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衍；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爲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爲之事，則至爲去爲；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清源子 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集義引 劉驥曰：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爲，而不恃其爲；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故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功成而不居其功，其不欲見賢耶？故次之以不尙賢。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集義引劉驥曰：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為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清源子劉驥曰：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

按：末「無知無欲」至「造於道矣」十四字，據集義補。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之道，虛无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按：集義引各「無」字並作「无」，「游」作「遊」。

集義引劉驥曰：以其得大道冲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集義引劉驥曰：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爲。沖而用之，其用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也。衣被萬物而不爲主，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故其爲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己；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爲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

集義引劉驥曰：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爲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橐籥。橐籥，籥也。鼓之以火；籥，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爲器也。

清源子劉驥曰：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

集義引劉驥曰：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谷神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清源子劉驥曰：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眞合自然，與道爲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爲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爲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

按：「性之所存」上「靈」字及「天地之要」下「知變化之源」五字，均據集義補。又「云」字集義作「曰」。

集義引劉驥曰：靈樞以鼻爲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爲牝門，亦謂之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絕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集義引劉驥曰：天無爲以之清，故能確然而常運；地無爲以之寧，故能隤然而常處；皆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若有心於自生，則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及；烏能長且久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清源子 劉驥曰：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炁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爲、有欲，貪生太厚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爲；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是謂後其身。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存，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

按：「人皆求福己獨曲全」八字，據集義補。又：集義「炁」作「氣」。「太厚」下有「故」字，「是謂後其身」，「是謂外其身」下並有「也」字。「茫然」上「存」字誤作「有」。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集義引 劉驥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懦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

集義引劉驥曰：『易曰：繼道者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莫近於善。』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

按：「衆人」下「之」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集義引劉驥曰：『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之則流，壅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按：「知」原作「如」，據彭氏釋文改。

集義引劉驥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爲；以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

以致其盈，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遺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捨諸人而求諸己；故次之以載營魄。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集義引劉驥曰：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爲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魂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冥冥之內，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內，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不瞬，終日號而嗷不嘔；和之至也。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

清源子劉驥曰：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爲君，以身爲國，以氣爲民，無爲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爲，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骸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爲

乎？

按：集義引「老子」上有「故」字，「骸」作「體」。

集義引劉驥曰：無爲，則無不爲。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爲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爲之而不恃其爲，長之而不爲之宰；此經所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清源子劉驥曰：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藏，真氣之所會。五藏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爲之形體，以身爲爐，三宮爲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爲體，在無爲用。按：集義引「藏」並作「臟」。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清源子劉驥曰：有以為利，無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

按：集義引「曰」下有「故」字。又末「也」字，據集義補。

集義引劉驥曰：聖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五色章第十二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不為聲色、五味、畋獵、貨財所惑，所以為腹不為目也。腹者，有容於內，目者，有見於外；聖人收視反聽，還元復命；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所謂明者，非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得者，非得彼也，自得而已。故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按：「大患」下原有「者」字，據彭氏釋文刪。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身，飢、渴、寒、暑、生、老、病、死，莫非患也。故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所謂無身者，外生死，遺禍福，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謂入於天。若然者，體合大道，心同太虛；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清源子劉驥曰：夷則無色，故視之不見；希則無聲，故聽之不聞；微則無形，故搏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隨事強名。夫道，一而已，故混而為一。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清源子劉驥曰：繩繩兮，綿綿不絕，運用無窮；不可得而形容，復歸於無物。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清源子劉驥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所以御今之有也。能知古始，則知道之大原；故是謂道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清源子劉驥曰：豫者，圖患於未然；若冬涉川，不得已於事也。猶者，致疑於已事，若畏四鄰；退藏於密也。儼若容者，望之儼然，寂然不動也。渙，散也。散其留滯，混然融和；如列子之心凝形釋，骨肉都融，是也；故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者，敦厚無華，若混沌之始樸。曠兮其若谷，曠蕩無邊，若天谷之至虛。渾兮其若濁者，和光同塵，渾雜如濁，與修身以明污者，異矣。此七者，皆古之善爲士者所爲；可謂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所以深不可識也。此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家庶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使人息其愛欲之念，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源；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也。

知常容。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與天地合其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

容乃公。

清源子劉驥曰：有容德乃大，如天地之無私覆載也。故曰：公。

太上章第十七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清源子劉驥曰：其次，以有爲治天下，其德可親，其功可譽；故親之，譽之，不能兼忘天下也。又其次，則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故畏之。又其次，則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侮之。

按：依注文，「侮之」上，當有「其次」二字。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

清源子劉驥曰：於是愚智相欺，上下相疑，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以其信道之心不足，所以有不信之禍也。

猶今其責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徒貴聖人之言，不知聖人之道，聖人以道蒞天下，使民遷善遠罪，日改月化，若性之自爲，而不知爲之者；故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太上之治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清源子劉驥曰：純樸不殘，孰爲櫟樗？白玉不毀，孰爲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真以治身，則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聖、智、仁、義，猶當絕而棄之，況其他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清源子劉驥曰：方其爲學，則日益聞見，理有所未窮，意有所未得；能無憂乎？及其爲道，則日損，無視、無聽，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則樂天知命，故絕學無憂。

乘乘兮，若無所歸。

清源子劉驥曰：嬰兒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乘乘兮，如虛舟之東西。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按：原作「惚兮恍兮，中有象兮，恍兮惚兮，中有物兮」。茲並據彭氏釋文改。

清源子劉驥曰：恍惚者，在有非有，在無非無；惚兮恍，其中有象。經所謂大象無形者，是矣。恍兮惚，其中有物。經所謂有物混成者，是矣。恍惚之中有物與象，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清源子劉驥曰：亙萬世而無弊，充一性而常存；故曰：不去。象美之變，日逝而不停，甚精之眞，常存而不亡；所以披閱衆甫之死生終始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則聽乎無聲，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自然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清源子劉驥曰：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其名。以其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以其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自大而求之，則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曰逝。自逝而求之，則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故曰遠。雖遠至六合之外，無窮無盡，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故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

清源子劉驥曰：王亦大者，王指人心而言之；經所謂心爲國主，五藏王是也。人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恍惚之際，經緯萬方，亦可謂大矣。故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此使人知自貴、自愛，而不陷溺其良心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清源子劉驥曰：君子之處己，貴乎重靜，戒乎輕躁；故終日行，不離輜重。謂如輜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清源子劉驥曰：榮觀在物，燕處在己；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超然自得於物外，取足於身而已。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清源子劉驥曰：歎人不知貴愛其身，殘生傷性，動之死地；是猶處萬乘之尊，居大寶之位，輕身躁動，不顧天下者也。輕則妄動，故失臣；躁則擾民，故失君。聖人重而不輕，靜而不躁，所以無爲而天下功。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清源子劉驥曰：以其不爲而爲，故善行無轍迹之可尋；以其道之出口，故善言無瑕謫之可累；以其通於一而萬事畢，故善計不用籌筭；以其形全精復非愛慾所能誘，故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以其神凝氣定，雖天地不能犯，故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清源子劉驥曰：非特聖人有是心也，人物皆有之。方其以僞喪真，以物易性，則固有之真性暗而不明，鬱而不發；聖人常善救之而無棄，使之歸根復命，收視返聽。室虛而純白生，宇定而天光發；如燈之明，相傳襲而不絕；故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清源子劉驥曰：善人者，因其善而師之；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因其不善而改之，故善人之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為精，陰中之陽也；故謂之雄。地二生火，在人為神，陽中之陰也；故謂之雌。知其雄者，保其精也；守其雌者，存其神也。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虛無自然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如水之注谿，不召而自來；故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則德與性合而不離；故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所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知其白，守其黑也。知白守黑，則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智恬交養；守道之精，杳杳冥冥；守道之極，昏昏默默；鍊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則德與性合而無差忒，故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無極者，無窮、無極，同於大通，與道為一；聖人體道之真，不以物易己，不以美害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大白若辱，盛德容貌若愚；故知其榮，守其辱也。知榮守辱，則納汙藏垢，無所不容；如谷之虛，無所不納；故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則反歸真空，與道合體；故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大全，謂如混沌之始；樸，一元之初生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按：「取天下」三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神器，謂天地神明之器。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乃神器也。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則以人滅天，以故滅命；吾見其不得已。黃帝南望，而元珠遺；七竅始鑿，而混沌死；故不可為也。為則有敗，執則有失。

凡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按：「凡」原作「故」，據彭氏釋文改。

清源子劉驥曰：譬如萬物之理，有行則有隨，有噓則有吹，有強則有羸，有載則有隳；物之變化，何常之有？唯聖人體道之常，無古無今，與道為一，而合於自然。去甚，去奢，去泰；則體道之自然，而養其心矣。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清源子劉驥曰：道之真常，天地之始，造化之先，不可得而名；故謂之樸。樸以喻道之大全，所謂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雖覆載天地，彌滿六虛，然反求諸己，不離乎方寸之中，可謂眇乎小哉；故

言機雖小。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窈兮冥兮，難測難識，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故天下莫能臣，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而勿失，與道爲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者，天地之和氣也，人莫之令而自均，出於自然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清源子劉驥曰：體道至此，始制有名；始謂道也。其道能制御有名之物，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也。既有其實，必有其名，雖和光同塵，毋近於名，而名自彰；故名亦既有。既有其名，若不知止，則捨己從人，以賣名聲於天下，而失其本心。知止則恬然自足於內，淡然無求於外；故不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清源子劉驥曰：知人，則有見於外；故曰智。自知，則反照於內；故曰明。

勝人者力，自勝者強。

按：「力」上原有「有」字，據彭氏釋文刪。

清源子劉驥曰：智足以知人，則能勝人，而不爲人物所惑；故曰力。明足以自知，則能自勝，而不爲

情欲所使；故曰強。

知足者富。

清源子劉驥曰：既有勝人之力，又有自勝之強，則知取足於身，而萬物皆備於我；其有萬不同之富，何以加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亦此之謂也。

死而不亡者壽。

清源子劉驥曰：四肢百體，將爲塵垢；死生終始，將爲晝夜；以其入於不死不生，而死生無變於己；故死而不亡者，壽。非深造於道者，孰能與此！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清源子劉驥曰：象者，物之始見，去道未遠；故以喻道。大象者，無象之象，虛無之真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故執大象天下往。經所謂太虛內神，六合朝真；亦此之謂也。以至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皆來歸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利而不害，爲而不爭；故往而不害，安平泰。安則安於性命之情，平則定乎內外之分，泰則交通成和，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清源子劉驥曰：物盛則衰，物極則反；乃消、息、盈、虛、之常理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日月尚爾，況其他乎？此天之道。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清源子劉驥曰：剛強所以勝人，勝人則有時而力屈；柔弱所以自勝，自勝則吾往而不勝。按：「吾」字疑誤，當作「無」。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

清源子劉驥曰：性靜謂之神，神靜則萬化安；心動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亡；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故吾將鎮以無名之樸。天真之性，道之大原，不可得而名；故以樸爲喻。鎮以無名之樸者，必靜、必清，守性之真；惟寂、惟寞，體道之原。居杳冥之內，在恍惚之中，離形去智，不識不知，物我兼忘，與道爲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經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皆此之謂也。

下篇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與道為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為而無以為。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故為之而有以為。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爲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爲道之用。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清源子劉驥曰：道生一氣，一氣運轉，而生陰陽二氣；二氣變化，而生天地人三才；三才既具，萬物資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清源子劉驥曰：沖氣者，自然中和之氣；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然天下之至柔也。是猶孤、寡、不穀，名之至賤，而王公自以為稱。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者，寂然不動，天下之至柔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

馳騁天下之至堅也。以至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天下之至堅，其孰能當之？無有者，道也。無間者，虛空無爲也。經所謂人能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無有入於無間。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故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清源子劉驥曰：道無成虧，故謂之大成；道無盈虛，故謂之大盈；不有其成，故若缺；不見其盈，故若沖。成必有虧，以其若缺；故其用不敝。盈必有虛，以其若沖；故其用不窮。大直者，直而不肆；故若屈。大巧者，不爲而成；故若拙。大辯者，不言之教；故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清源子劉驥曰：莊子所謂野馬塵埃，以馬喻氣也。揚子亦言，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歟？氣之盛衰，繫心動靜；心靜氣正，心動氣奔。有道之士，其心既靜，其氣徐清，其息自減，從減至無，凝然自定；故却走馬以養。養者，養其根本，謂其歸根返本也。天下無道，忘道逐物，其心既動，其氣自奔，嗜慾氣邪，妄想氣亂；故戎馬生於郊。莊子所謂坐馳，亦此之謂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清源子劉驥曰：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故罪莫大於可欲。若不知足，則攘奪誕謾無所不至；故禍莫大於不知足。欲得，則所欲必得，恣縱之甚，殃咎尤大。然此三事，不過衣食適身充口之外，皆是餘物；故繼之以知足。知足則定乎性命之分，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禍咎之有？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清源子劉驥曰：離靜而動，故其知彌少。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

清源子劉驥曰：萬物之尊道而貴德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不可得而尊；故不可得而卑，不可得而貴，故不可得而賤，所以莫之爵而常自然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清源子 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真，其神既真，則性入自然，與道爲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使我介然有知章第五十三

按：「然」下「有知」二字，據彭氏釋文補。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清源子 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己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爲，則尤非自然。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清源子 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真道，所謂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清源子劉騷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清源子劉騷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胸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清源子劉騷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峻作，以一心定，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知和曰常。

清源子劉騷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爲常。

知常曰明。

清源子劉騷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爲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己。夫如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賤之間哉？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清源子劉驥曰：悶悶者，不徇於物，而恬淡無爲也。察察，以智治國也。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清源子劉驥曰：其民缺缺，則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則禍福倚伏，千變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清源子劉驥曰：此四者，皆悶悶之政，非察察之治；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清源子劉驥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所謂大國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無極之物，自來歸之；猶象水之趨下流也。經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此之謂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清源子劉驥曰：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聖人知雄守雌，以陰煉陽，陰極則陽生；無爲之妙，天地之要，變化之機也。故牝常以靜勝牡焉。以靜而爲之下，靜，則群動趨之；下，則衆高赴之；天下常勝之道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按：句末原有「也」字，據彭氏釋文刪。

清源子劉驥曰：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言道爲萬類之淵藪，無物不蘊藏也。莫神於天，道實覆之；莫富於地，道實載之。天地之大，尙不離於覆載之內，況其他乎？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清源子劉驥曰：美言可以市，言市之所同知也；尊行可以加於人，言人之所能行也。所以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清源子劉驥曰：立天子以化之，置三公以佐之；雖有拱壁之寶，以先駟馬之車，然出而治人也，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得道者，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災？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在己，與天地同其德，與混元同其功；不爲而爲，不作而作，自然而然也。故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味出於無味，其道雖大，而本甚小；故言大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故言多少。大小者，含太虛於方寸；多少者，總萬有于真一。大小多少，則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爲一；何怨之有？此言報怨以德。足見聖人仁民愛物之廣大，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所以能體道之大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矣。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不離乎方寸之中；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終不爲大。然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象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其後必寡信；多易者，其後必多難；聖人之於道，勤而行之，猶以爲難；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清源子劉驥曰：身乃神之車，神之舍，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故其安易持。患生不意，禍生所忽；審其未兆而謀之，乘其微脆泮而散之，則易矣。及其禍患已成，而後謀之，是猶奔壘之車，沈流之航，聖人無所施其智巧。聖人用智於未奔沈，故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去其害道者而已。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清源子劉驥曰：神聖之道，積習而成，雖可以頓悟，不可以頓進。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由小至大，猶合抱之於毫末，從卑至高，猶九層之於累土；自近及遠，猶千里之於足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故不貴難得之貨。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博溺心；故以復衆人之所過。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而已。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故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清源子劉驥曰：不以智治國，則忘情去欲，返本復朴；故國之福。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江海之善下，所以懷微妙，抱質朴，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以至天地之精，萬物之靈，莫不歸之。經所謂執大象，天下往。亦此之謂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按：「我道大」三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

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清源子劉驥曰：夫道之至大，然有三寶可以寶而持之。慈以愛物，應世之寶也；儉以自愛，修身之寶也；不敢為天下先，則挫銳解紛，體道之寶也。慈，則果敢於濟難，故勇；儉，則寡欲而易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則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能成器長。若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則剛強之徒，有死之道焉。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清源子劉驥曰：三寶之中，慈最為貴，所以再言之。慈以愛人，愛人者，人常愛之；為之效死，可以無敵於天下；故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按：「天下」上原無「而」字，據彭氏釋文補。

清源子劉驥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以其見善不明，用心不剛，敗道於有為，喪生於多方。

言有宗，事有君。

清源子劉驥曰：百家之言，不勝窮也。當捨其言以求其意，得意，則言可忘；忘言者，事之宗也。萬

緒之事，不勝應也，當棄其事，以求其理；窮理，則事無事。無事者，事之君也。言得其宗，事得其君，則知一氣之動作，爲變化之樞機；煉形中之神，修神中之真。內澄一景，萬氣流行，恍恍惚惚，其中化物，窈窈冥冥，其中育精。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清源子劉驥曰：被褐，則和光同塵，外與人同；懷玉，則抱道蘊奇，中與人異。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清源子劉驥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所以至人無爲，大聖不作。無知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通於一而萬事畢；其知出於不知，故知不知，尚矣。衆人務多知，而樂通物；於不知而知之。弊精神，役思慮，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故不知知，病矣。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所以不病，以病其病，而去其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清源子劉驥曰：世俗之人，不知天命，不畏天威，以小惡爲無傷，而不知憂畏；然積之足以滅身，以至大威至，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大威，謂死兆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清源子劉驥曰：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所以畏威也。居者，性之宅也；擴而充之，無狹其所居，則居天下之廣居，與萬物同其情，與虛無同其體。生者，氣之聚也。寶而持之，無厭其所生，則含太虛之至精，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曲士不可語於道，或狹其所居，或厭其所生也。小智自私，惑於存想，狹其所居者也。棄有著空，蔽於斷滅，厭其所生者也。夫道不棄人，人自棄道；人若不厭道，道亦不厭人；故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清源子劉驥曰：勇於敢，或以得生；勇於不敢，或以得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然要其終，而盡其變，然後知天網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清源子劉驥曰：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言而善應。

清源子劉驥曰：不言，而萬物莫不受其命。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按：「畏」下原無「死」字，據彭氏釋文補。

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清源子劉驥曰：然司殺者，造化也。萬物之自生自殺，有造物者主之，不假人手。若以人爲代造化生殺，是猶代大匠斲也。代斲且不免傷，況代殺乎？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清源子劉驥曰：天道出於自然，故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出於使然，故損不足，以奉有餘。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清源子劉驥曰：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道之在天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皆往資焉，而不置。有餘者損之，不足者奉之。循天之理，與天同德；使天下自然不失其正也。無自伐之心，故為而不恃；無自滿之志，故功成不居。不恃其為，不居其功；故不欲見賢。

天下莫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

按：「柔」上原無「莫」字，「弱」下亦無「於水」二字；並據彭氏釋文補。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

按：「勝」原作「先」，據彭氏釋文改。

清源子劉驥曰：水且尚爾，況於道乎？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至柔至弱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清源子劉驥曰：爲治者，不能無事無爲，至於有大怨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清源子劉驥曰：古者結繩以爲治，破木以爲契，君執於左，臣執於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清源子劉驥曰：有德司契，亦猶是也。有德之人，眞性內明，通元究微，若合符契，而不求之於人；故謂之司契。無德之人，眞性未明，博學多識，以務通徹，而不求之於己。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劉驥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一

小國寡民。

清源子劉驥曰：本在上，末在下，要在主，詳在臣；天下雖大，其本甚小；故言小國。百姓雖多，其要甚寡，故言寡民。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清源子劉驥曰：淡然自守，不相往來；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恬然自足，不相紛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按：「故」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清源子劉驥曰：彼民各有常性，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可以同於上古至德之世；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按：「往來」上原有「與」字，據彭氏釋文刪。

清源子劉驥曰：古之人，有連牆二十年而不相謁請者，蓋進此矣。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清源子劉驥曰：信言合於道，美言悅於人。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體道之妙，應物之求，以德分人，未嘗費我；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無積故也。

• 殘叢注宋子老 •



四、輯朱熹老子解叙

彭耜 道德真經集註、宋解經姓氏：「晦菴 朱熹，建安人，自號晦菴，一號紫陽子、文公。」劉惟永 道德真經集義 姓氏：「朱紫陽，宋太師，徽國文公，諱熹，字元晦，慶元乙卯有楚辭辨證及語錄。」按：朱熹原籍安徽婺源，父官福建，生長建陽，其科第籍亦隸建陽，故彭氏屬之建安。字元晦，一字仲晦。紹興進士，諡文公，生於高宗建炎四年，寧宗慶元六年卒，年七十一。無老子專著，彭氏蓋從其語錄、文集、楚辭辨證等書錄取其有關老子文字爲之。今從集註各章，輯其引據，並刺取語錄門人答問與文集所論文字及彭氏雜說、釋文與劉惟永 集義「載營魄」一章，加以補充並參校同異，哀而成一家之說，云爾。

• 老宋往來書 •

蘇子
知書
PDG

朱熹老子解

福州嚴靈峯輯校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是如何？文公曰：微，是邊微，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象妙所在。

又：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云：「名，非常名。」則下又有「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爲句；皆非老子之意。（可學）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沈僩，字莊仲，永嘉人。）

天地章第五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晦菴朱熹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晦菴朱熹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

正淳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曰：谷虛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萬人傑，字正淳，興國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載營魄章第十

夔孫問：「玄牝」，或云：「玄，是象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曰：「不是恁地說。牝，只是木孔承筭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櫃謂之牝，鑲則謂牝；鑲管便是牝，鑲鬚便是牝；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牡，不是那一樣的牝。（林夔孫，字子武，三山人。按：三山，即指福州；其地有于山、屏山、烏石山，故得名。）」

張以道問：「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晦菴朱熹曰：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今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燭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

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窮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家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

按：集義引朱紫陽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言推之，則其意亦當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於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在其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魄，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魄能運動，則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竊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而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楊子者，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魂爲光，尤爲乖謬。至宋賈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爲「肫」，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魂爲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文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沉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況讀楚辭者，徒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此說較集註爲詳，並見朱子語錄。

晦菴朱熹曰：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晦菴朱熹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象牙所會者；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驚焉。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

儼若客。

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爲下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尙。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爲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老子言：道之真，以治身。又言：身與名孰親？而其言外其身，後其身者，其實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愛身也至矣。此其學之傳，所以流爲楊氏之爲我也。蘇子由乃以忘身爲言，是乃佛家夢幻泡影之遺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錄自文集：答丘子服。）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晦菴朱熹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指。又曰：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客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韻釋，略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陳仲亭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爲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關者何也？

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竊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錄自文集。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

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個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個意思。（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輔廣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踴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晦菴朱熹曰：道，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與列子「易變而爲二」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多藏必厚亡。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

按：「糞」下原無「車」字，據彭氏釋文補。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沈僩。）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閒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沈僩。）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如何如何。答丘子服。（以上文集二條。錄自文集，丘子服問。）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我無為，而民自化。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以下論老子）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沈憫。）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晦菴朱熹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如修養者，此身未有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晝所爲壞了。所

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且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產相似，東扶西倒，雖欲脩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錄自語類）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晦菴朱熹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脩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附：雜說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却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黃義剛，字毅然，臨川人。）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

文公曰：老子之術，沖齋不肯役精神。又曰：老氏初只是清靜無爲，清靜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個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按：「厭禱」，「厭」，疑作「默」。）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

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汗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按：語錄作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

蔡季通云：道士有個莊、老在上，却不會去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

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肇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

以上並見文公語錄（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家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序，以道觀道等說，果爲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 殘叢注宋子老 •

蘇子老
殘叢

PDG

五、輯黃茂材老子解叙

彭紹道德真經集註、宋解經姓氏：「黃茂材，字少譽，福州連江人，自號海濱居士。」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姓氏：「黃茂材，宋知荆門軍事，淳熙甲午作解。」集義大旨並存有黃氏自序。焦竑老子翼作：「黃茂材註。」其國史經籍志未見著錄。而四十八章所引黃注，頗有增出；豈當時黃氏之書，別本尚存人間。劉惟永集義所輯，自第十一章以上，甚多爲彭本所遺漏或刪節者。黃氏所注一反已往「虛無」之說，徯徑獨闢。如注第十四章云：「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爲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爲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爲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爲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又注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云：『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其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云：『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今錄彭紹所輯並以劉惟永集義，焦竑老子翼之文，予以補苴、校正，又從彭氏釋文，校政政和御本經文，別其同異，或較備於前矣。考甲午爲宋孝宗淳熙元年（西元一一七四年）。

按：民國十一年所修連江縣志載：「黃茂材，福州連江安德里人，字少譽。登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進士；知袁州。」安德里在縣東北，有集政上里與集政下里，屬五賢鄉。蓋其地瀕羅源海灣，故自號：「海濱居士」。袁州地屬江西，荆門在湖北；五代置荆門軍，疑宋仍舊制；則黃氏知袁州又知荆門軍事也。黃乃吾鄉先哲，故詳其爵里，用彰潛德之輝光爾。

老子解序

黃茂材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今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車輿器用之微，蓋多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爲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覃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爲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判鴻濛，以示後學云爾。（錄目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蘇子老
殘叢
PDG

老子解

宋福州連江黃茂材著
同邑後學嚴靈峯輯校

上篇

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爲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爲道，下經爲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黃茂材曰：常之爲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爲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爲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

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黃茂材曰：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亦強爲之名耳。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

按：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引「耳」作「爾」。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按：「微」，彭耜釋文：作「竅」，因據改。

黃茂材曰：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於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哉。

按：集義引「於欲」作「爲欲」。又：「遂欲屏心息慮入山林遠妻子流而入於釋氏空寂之說」二十二字闕。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黃茂材曰：南伯子葵問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愈不可盡。女偶九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爲「家妙之門」也歟！

按：集義引無「九」字。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美，不足以爲美；天下之所謂善，不足以爲善；然則何以爲美且善？知乎此者，可與入道。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黃茂材曰：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其處事也，無爲而爲，其行教也，不言而言。

不尚賢章第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黃茂材曰：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之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強其骨。

黃茂材曰：老子之道，深戒乎強。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黃茂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

集義引黃茂材曰：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藏諸身也；

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存者，常存而不壞也。

黃茂材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即道是已。道本无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

按：集義引「即」誤作「耶」，「无」作「無」。道藏輯要不誤，「无」亦作「無」。

天地不仁章第五

按：原作「天地章」，彭氏釋文作「天地不仁章」，今據補。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黃茂材曰：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芻狗，以芻為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

按：「方其任之自也」七字，及「譬芻狗」至「何顧愛之有」二十一字並據集義補。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黃茂材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密運，造化潛移，人所能知也。今以橐籥喻天

地之道，幾無爲蘊矣。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初無內外，悟獨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骸；知橐籥之理，則可以鍊精炁。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唯守中爲得之。

按：「天位于上」至「無爲蘊矣」四十一字，及「老子之道初無內外」八字與末「此宜」以下十六字並據集義補。又：集義「无」作「無」。「骸」誤作「體」。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按：「谷神」下「不死」二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爲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

集義引黃茂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爲妙道之門，牝爲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

綿綿若存，
用之不勤。

黃茂材曰：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爲勤莫大焉。

按：集義引「若存」下有「亦」字。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按：「天地」下「之」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自生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有不長生乎？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黃茂材曰：後其身，所以處世也；外其身，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

按：集義引「後其身」、「外其身」下並有「者」字。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黃茂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己獨存，物皆夭己獨壽；非私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水有上善一，小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

黃茂材曰：其小善七，居善地者，瀦而爲澤也；心善淵者，靜可以鑒也；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爲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此七者，能其一，亦可以爲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爲上。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黃茂材曰：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黃茂材曰：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

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貴己而賤物；故易至於驕。晉 釋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至於禍；宜乎老氏以爲戒也。

按：集義引「輕外」下有「也」字。又「易至」作「已至」誤。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黃茂材曰：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者，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

按：集義引「名者」作「名曰」。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集義引黃茂材曰：營，動也；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者，唯此可以無有二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集義：能抱一矣，而自能忘形，而專養乎炁；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於形也；能忘其形，

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集義：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黃茂材曰：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譽則身也，民譽則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黃茂材曰：天門，顙門也。今嬰兒腦顙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黃茂材曰：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進於無知。是以齟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齟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

按：集義引「進於無知」句，「進」作「至」。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黃茂材曰：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是第二章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爲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黃茂材曰：有有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爲車，埏埴以爲器，戶、牖以爲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黃茂材曰：所貴於目者，爲其見道，若不見道，與盲無異。非蔽於五色而然乎？所貴於耳者，爲其聞道；若不聞道，與聾無異。非淫於五音而然乎？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若以肥甘爲美，又安知其所謂

淡然者？今人嚙納津液，久而自不愛食五味，蓋得於此。馳騁畋獵，固未至於狂，而以清靜無爲者觀之，豈不爲狂。昔韓退之論擊毬之害，曰凡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垂於胃臍之間，而之以顛頓馳騁，其危哉！夫稍知道者，視金帛珠玉如糞土然，何至於尙貨？蓋非此之謂也。當是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已行於人間，將必有食多餐玉、養丹之說。老子以爲是皆身外難得之物，無益於生，妨人多矣。不若求之吾身之爲易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腹易厭足，而目好尙無窮；故學道者，欲收視，欲內觀，欲默照；其不爲目可知。此者，此道也；亘古及今，惟有此道：捨此皆非道也。故云：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黃茂材曰：寵於人，則服役於人；其得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得亦驚。其失也在人，而不在我；故失亦驚。夫在我者，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又何有於得失哉？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黃茂材曰：寵，人所榮也。在道則爲可辱。貴，人所欲也，在道則爲可患。自古以來，因寵貴之極，陷於禍敗者，何可勝數！譬之犢牛，衣以文繡，食以藟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求爲孤犢而不可得；

則夫所謂寵貴者，豈不可辱，可患乎！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黃茂材曰：人不知貴其身者，以天下為重，而以身為輕爾；故不知貴其身。人不知愛其身者，以天下為大，而以身為小爾；故不知愛其身。老子之道，以身為天下，可貴、可愛者，皆在身，彼天下特其外物；故可寄托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黃茂材曰：此章論真有也。真有雖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則近於無，老子慮夫人之溺於無，而不知其有，於是為之別白而言曰：是道也，分之則為三，夷、希、微是也；合之則為一，混然者是也。是皆真有非無，人不能知之，乃謂老、莊為虛無之學，豈足與語道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之非無也。其在上也，人見其皦而非皦；其在下也，人見其昧而非昧。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黃茂材曰：此又論無有之非無有也。既謂惚恍矣，烏有其首之可迎，烏有其後之可隨；雖無其首與後

也，謂無其中可乎？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中何也？物與象是也。由此以言，無有之非無有可見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黃茂材曰：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故可執而御，謂道爲非有可乎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此五太者，時之所謂古，而道之所謂始；人能知之，可以爲道之紀。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黃茂材曰：齧缺、王倪、蒲衣子、南郭子綦、支離疏、王骀與夫子祀、子輿、子桑戶之徒，皆古微妙玄通之士；人不能識，故謂莊子寓言焉。當商、周之季，士之被褐懷玉，隱居田肆不肯出而嬰於世網者，何時無之；但無所紀見，如論語載楚狂接輿、荷蓀丈人、長沮、桀溺，今皆謂無是人可乎？嗚呼！人固難知，有道之士，尤其難知；此經所以謂其不可識。

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黃茂材曰：夫有道之士，雖爲難識；天與之形，道與之貌，亦可見其髣髴。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黃茂材曰：豫兮若冬涉川，踐履必加敬也，猶兮若畏四鄰，常有臨於其左右前後也；儼若容，居處不敢慢也；渙若冰將釋，形氣無留滯也；敦兮其若樸，初不見其圭角也；曠兮其若谷，其中足以容也；渾兮其若濁，處俗而不違於俗也。皆其道德之容，睟然見於其外，使人愛慕之不厭；若乃晉人之風，蓬頭跣足，不拘細檢，終日酣飲，疾呼大叫，自以爲曠達，豈足言此哉！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黃茂材曰：大道汎兮，初無定名，若以爲濁，靜之則清；若以爲安，動之則生；所以能與物爲無窮。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按：「蔽」原作「敝」，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盈對虛而爲言。蔽，匿也，藏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其不欲盈可知。夫物新必有故，成必有壞，無新也，孰故乎？無成也，孰敗乎？夫如是可保此道。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黃茂材曰：虛靜之境，要在純熟；致虛不極，則不可得而虛；守靜不篤，則不可得而靜。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黃茂材曰：人與萬物同生一根，惟虛而靜，則能觀其復。復，初也；物之根也。名爲觀物，實以自觀。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黃茂材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窮理也。歸根曰靜，盡性也。靜曰復命，至於命也。復命曰常。

黃茂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可常存矣。

不知常，妄作，凶。

黃茂材曰：常之爲道，至微至妙，非夫明智玄通之士，則不能達。秦、漢以來，方士爭言神仙之術，陷於禍敗；如徐福、樂大之徒，皆妄作者也。老子知其凶之必至。

知常容，

黃茂材曰：眞常之道，大無不包；知之者必有容宇宙之量。

容乃公，

黃茂材曰：容有容宇宙之量，則無己，無人、無物，皆冥於一。

公乃王，

黃茂材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王乃天，

天乃道，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也。

道乃久，沒身不殆。

黃茂材曰：天法道者也。

黃茂材曰：道者，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故曰道乃久。得道則可久矣。而曰沒身不殆，身又可沒乎？曰：身者有形之物，安得不沒？身沒而謂之久，何也？其死而不亡者乎！其形化，而心不與之然者。

太上章第十七

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黃茂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今也太上之道，乃知而有之，是未能至於相忘也；故爲下。其次親之、譽之，親之者，以其貌；譽之者，以其言。夫道豈聲音笑貌爲哉！又其次畏之、侮之，畏之者，畏其高而難行；侮之者，侮其近而無甚異；其去道益遠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黃茂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老子方將擺去人累，而與造物者遊；故不言仁義，非惡仁義，惡夫徇仁義而不知大道者。楊子雲乃謂其撻提仁義，非也。老子雖不言仁，而好言慈；雖不言義，而好言果；果者，義之異名；慈者，仁之殊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黃茂材曰：六親不和，而後舜以孝名；國家昏亂，而後比干以忠顯。大道既裂，儒、墨相攻，而後老子之書出，使天下常如太古鴻荒之世，吾知老子昧昧然，莫知其影響，何書之可作哉！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黃茂材曰：古之士也，從事於道，是非都忘，有無俱遣；悠然樂於放曠之野，聖智無所施，況仁義乎？仁義無所用，況巧利乎？夫如是，故一身妙用，隨取而有；故曰：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黃茂材曰：孝慈，民之性也，累盡性復，故曰：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黃茂材曰：戕天和而伐本真者，一切銷去；故曰：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黃茂材曰：三者，聖智也，仁義也，巧利也；皆性外事，特其文爾，不足以爲道。故令有所屬者，屬於道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黃茂材曰：至道無華，樸素而已；所見者素，其見無非道矣。所抱者樸，其抱無非道矣。私可以無，何少之云？欲可以絕，何寡之云？見素抱樸，爲上智言；少私寡欲，所以誘進中、下之士者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之理，欲以一人之智窮其所不可窮，其憂多矣。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黃茂材曰：莊子亦嘗以臧、穀亡羊發明此理，學者宜致思於善惡不到之處，何物可名？若直以爲惡與爲善同是，率天下而入於惡，非老子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黃茂材曰：人有所畏，亦有所喜；畏其所畏，而不喜其所可喜，何也？人之所畏，烏可不畏？若其所喜，吾亦從而喜之，則是同於流俗。

荒兮，其未央哉！

黃茂材曰：荒，如禽荒、色荒之荒。

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黃茂材曰：家人慕樂如此，我則怕然不動。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黃茂材曰：家人皆有餘，其盈溢於富貴驕奢如此；我則若遺，且如愚者。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黃茂材曰：俗人昭昭，以其好於聲名，我則昏昏；俗人察察，以其競於機巧；我則悶悶。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黃茂材曰：高才絕智，孰不求爲時用；我獨頑似鄙。凡此數者，不喜其所可喜，自足於道而已。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按：「於」原作「于」，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母者，道也。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黃茂材曰：恍者，陽也；惚者，陰也。道惟陰、陽而已。不謂陰、陽，而謂恍惚者，升降消長之理，交感契合之情，恍恍惚惚，不可指名，惟心能得之；故其字從心。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按：「其中有精」，「其」字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陰、陽至妙，窈冥難覩；陰中之陽，是謂陽精；陽中之陰，是謂陰精；故曰：其中有精。陽之精者，為真陽；陰之精者，為真陰；故曰：其精甚真。陽生於子，陰生於午，時日晷刻，必至無差；故曰：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黃茂材曰：經云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即道也，故為萬物之母。時雖變而無常，名常存而不已。甫，美也。天地之大，人物之衆，昆蟲草木之微，莫不具有此美。捨此皆非道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黃茂材曰：世皆曲，吾與之為曲；故能保其全。人皆枉，吾與之為枉；故能養其直。莫不欲盈也，孰自處於窪；吾能窪，乃所以為盈。莫不欲新也，孰自期於弊；吾能弊，乃所以為新。為道日損，損則少，其入道也近；故得。為學日益，益則多，其去道也遠；故惑。曰全、曰直、曰盈、曰新、曰得、曰惑；散之則六，斂之則一；通乎一，萬事畢；又何有於六乎？故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黃茂材曰：至人之處於世，未嘗有我也；無我，故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矜；夫然故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與之爭。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天下孰能與之爭乎？不自見而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矜有功而長；亦其自然之理，夫何容心！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黃茂材曰：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全於酒猶若是，況全於天乎？古之至人，天以其全付之，還以其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黃茂材曰：道無可言，自然而已。自然則久，飄風、驟雨，非其自然；故不能終朝日，況於人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法也，回轉而及自然；自然之功，豈易到哉。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黃茂材曰：道至大也，有從事於此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譬之海廣無不容，大無不納，物之在其中也，無不各得其欲；故道者曰，吾得之；德者曰，吾得之；失者曰，吾得之；失既以爲失矣，又焉得？曰：失道而後德，則德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德而後仁，則仁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義與禮也者，非失而得之乎？夫是謂之大同。

信不足，有不信。

黃茂材曰：至道甚微，信者寡，不信者多。老子重言及此，憫世人之愚，而欲其信也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黃茂材曰：跂而欲立，必不能立；跨而欲行，必不能行。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黃茂材曰：自見其見，不可與明；自是其是，不可與彰；伐者無功，矜者不長；此皆性外事。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黃茂材曰：有物，果何物也？先天地而生天地者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黃茂材曰：輕躁之人，不可進於道。重則其本固，故爲輕根；靜則其主安，故爲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按：「奈」原作「如」，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是其能持重也。雖有榮觀、宴處，超然；是其能守靜也。奈何萬

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人身中自有一天下，萬乘之主，指心爲言。君者，心也；臣者，肺爲相傳之官，肝爲將軍之官，膽爲中正之官，膻中爲臣使之官；倉庫官，脾胃是也；傳道官，大腸是也；受盛官，小腸是也；作強官，腎是也；三焦者，決瀆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失君，心亂；失臣，五臟六腑亂。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解。

黃茂材曰：行不違道，故無轍迹；言不失中，故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一可以知萬也；何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其精固而不泄也；何用關鍵？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者，陰陽之氣，自然相合也；何用繩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黃茂材曰：凡此皆人身中物，修之而至，爲之而成。經曰：恍兮惚，其中有物。人誰不具此物，迷而不知爾。聖人善救之，無棄人，亦無棄物，使之自明而已；故謂之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黃茂材曰：以善爲師，以不善爲資；貴其師，猶爲人情所同；愛其資，是何心哉？至人淡然無所貴愛，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雖有智者，於此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黃茂材曰：夫道虛無恬淡，清靜無爲，超然出於群物之上；謂之雄可也，何以爲雌？謂之白可也，何以爲黑？謂之榮可也，何以爲辱？蓋道欲退藏，非有所眩耀於世；雖知其雄，乃自處以雌；雖知其白，乃自處以黑；雖知其榮，乃自處以辱；故能爲天下谿，可以行也；爲天下式，可以法也；爲天下谷，可以容也。夫道至大，求之者多，各從其所入，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孰爲嬰兒？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離而入於道者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孰爲無極？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不忒而入於道者也。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孰爲樸？非道乎？此自其德之乃足而入於道者也。惟道難言，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又使其音韻句讀相類，可以誦詠於口而不忘。老子之意，所以開示後人，何其詳且至耶！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黃茂材曰：朴者，道也；渾然而已。散則為器，聖人體道而用之，物莫尊於道；故為官長。夫以道制天下者，何用割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按：「取天下」三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黃茂材曰：取天下者，湯、武是也。使湯、武取天下而欲為之，其不能得亦可見矣。一人之身，為物之所侵寇者甚多；欲取其身於聲色紛擾之塗，置於清靜自得之場，而乃為之，則是自亂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黃茂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至於人身，獨非神器乎？目何為而視，耳何為而聽，手足何為而動，皆其神爾。古之人能養其神，超然獨存，謂之神人；是豈可為，可執也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按：「响」原作「噓」，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凡物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噓之則煖，或吹之則寒，或其勢強，或其力贏，或始而載，載，安也；盛也。或終而隳。其行也，其噓也。其強也，其載也，近於太過；其隨也，其寒也，其贏也，其隳也，近於不及；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務適其中而已。經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新學堂
PDG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黃茂材曰：使其勝之，事且好還；況有不勝者乎？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黃茂材曰：師之所處，田事廢，故荊棘生；大軍之後，和氣傷，故有凶年。兵之爲人害，如此。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黃茂材曰：兵強者，必敗；物壯者，必老；皆爲非道，不能長存。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物無有害之者；何嘗識兵革。當是時也，有人言兵，豈

不惡之？指爲不祥之器。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志在恬淡，非樂於殺人；此其與吾養生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黃茂材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非兵不除；而不善用者，殺人之禍乃甚於盜賊敵國；故此凡三致意焉。皆戒於用兵，而不及於盜賊敵國；然則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又何慮於外物聲色之慾，有以害吾也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黃茂材曰：樸亦道也，道無名，謂之樸，皆強名也。域中四大，而道爲先；孰能臣之？古之侯王無有不知道者，天地合而降甘露；和氣所致也。人身中陰陽之交感，水火之相濟，蓋亦有不約而同者；均同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黃茂材曰：始制有名，自無而始適有也。處群有中不知所止，將逐物而忘返；其危矣哉！故莊子曰：

吉祥止止。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也。

按：「猶」原作「由」，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人之於道，如川谷之赴江海，無有不至。惟其不知道之所在，故有橫流絕港之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黃茂材曰：人之情僞無窮，吾之智有限；烏得而盡知之。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如能自知，孰能逃吾所知；故智不如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黃茂材曰：有力者，可以勝人；力所不及，烏能勝人？吾能自勝，不與物爭；強莫甚焉。

知足者富，

黃茂材曰：鸛鷀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人而知足，其用無窮；故謂之富。

強行者有志，

黃茂材曰：自強不息，所以體天行健；非有志者孰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

黃茂材曰：新故相代，變化不停，吾能不失其常，故吾往而新吾至，是爲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黃茂材曰：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夫如是，又烏有死生哉！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黃茂材曰：萬物之生，非道而何？故不可得而辭。生物之功亦爲大矣，功成而不居其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

按：「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原作「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自吾無欲以觀之，則謂之小；自物不知所主以觀之，則謂之大。聖人體此以游於世，豈不爲大乎！然未嘗有自大之心。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黃茂材曰：道本無象，孰得而執？然必有主之者，故天下往焉。往者，謂其無往而不在也。太古之時，有羲、黃在上，天下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無日不在乎道之中；可謂安平泰矣。又豈有害者哉！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按：「口」原作「言」，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張樂設餌，過客且止，聲色嗜欲之能悅人如此。若夫道出於口，則無味，視於目則無色，聽於耳則無聲；然人能得而用之，其用無窮。豈外物可比哉！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按：「翕」原作「歛」，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凡物有歛、有張、有弱、有強、有廢、有興、有奪、有予；造化者，未嘗容心於其間。如日月寒暑相爲往來，當其張也，必有歛之者焉；當其強也，必有弱之者焉；當其興也，必有廢之者焉；當其與也，必有奪之者焉。

是謂微明。

黃茂材曰：此理雖明，達之者少；故謂微明。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黃茂材曰：柔，未嘗求勝剛也，而剛者常不能屈；故曰：柔勝。弱，未嘗勝強也，而強者常不能加；故曰弱勝。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黃茂材曰：庖丁爲文惠君語解牛之妙，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由此觀之，魚豈可脫於淵，國之利器豈可以示人？魚脫於淵，必制於人；國之利器示人，必奪於人；皆非善刀而藏之者也。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黃茂材曰：道惟無爲，故能無不爲；若其有爲，則其爲也小矣。侯王守此，可以使萬物化；萬物之化，非道孰能然？今云將自化者，生而不有，爲而不恃，衣被萬物而不爲主也歟！

按：「然」字道藏輯要本作「小」，是。因據改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黃茂材曰：樸雖無名，若存諸念，則是未能無欲也。古之至人，非特於物也無欲，其於道也亦無所欲；淡然自守，清靜無爲，天下各自正其性命而已。吾何欲焉！

下篇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道。上德不德，無爲而無以爲，非道而何？至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去。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則自矜耀，以爲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

丈夫者，爲其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爲忠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爲道之華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可以數計，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卽一也；一生二，二卽二也；二生三，三卽三一也；三生萬物，萬物卽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數；卽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

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無一必廢；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無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子問於莊子，

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爲賤也。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按：「二車」字原並作「譽」，皆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爲輪、爲轂、爲衡、爲輿，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此河上公舊說也。玉，德之美也；石、質之堅也；而不欲如之，何也？碌碌、落落，可得而名爾。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黃茂材曰：上士聞道，了然無疑；故勤而行之。中士聞道，未能盡信；故若存若亡。下士瞽然無所知，故大笑。世之上士無幾，中士不可多得，所謂下士，比比皆是；此道所以難明也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按：「進道若退」原在「夷道若類」下，今據彭氏釋文移上。

黃茂材曰：夫爲道者用心於內，不暇顧其外，世人不足以知之；故雖明道，乃以爲昧；雖進道，乃以爲退；雖夷道，乃以爲類。上德乃以爲谷。谷，不盈也。大白乃以爲辱，廣德乃以爲不足，建德乃以爲偷，質真乃以爲渝；求其方，則無隅；不知其爲大方。求其器，則晚成；不知其爲大器。求其音，則希聲；不知其爲大聲。求其像，則無形；不知其爲大像。下士所以每大笑之。夫道隱無名，知者固少；然善貸萬物而不遺，全生養命足以成功而有餘；未有如道者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黃茂材曰：知其所以常存而不滅者，然後可以語長生。道生一矣，一之中而道常存；一生二矣，二之中而一常存；二生三矣，三之中而二常存；三生萬物矣，而萬之中三常存。人與萬物同生者也，誠能思

之，則其所以生我者非三乎？所以生三者非二乎？所以生二者非一乎？所以生一者非道乎？故知道者，常存而不滅；不知道者，墮於數，數盡而止；烏能以長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黃茂材曰：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此言天地之陰陽，至於萬物之陰陽亦然。陽必負陰，陰必抱陽，陰陽合，而沖和之氣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黃茂材曰：水處人之所惡，而幾於道。孤、寡、不穀，亦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道亦有可惡乎？所謂在瓦礫，而愈甚者也。然亦何惡之有？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黃茂材曰：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情物理，古今皆然。當是時，儒、墨各自名家，其為道雖不同，而其教人未嘗或異；至於以強梁為戒，尤老氏所向；故曰吾將以為教父。雖然，其教人者，止於是矣；而其妙有不言之旨，父不能傳於其子，子不能受之於其父；豈可得而教人哉！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黃茂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無有爭之爲患也。古之真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有形之爲累也。人能用其至柔，造於無有；何堅之不改？何往之不入？斯二者，非夫無爲之功不能至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黃茂材曰：載籍以來，立大功，建大業，其著見於有爲之跡，世有人焉。至於不言之教，無爲之益，至人君子修於方寸之間；及其成也，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之表，非夫有爲之功所有髣髴其萬一；故曰：希及之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黃茂材曰：天下之所謂名者，皆其外物，而乃欲亡吾身以爭之，是亦不知親疎者乎？天下之所謂貨者，何可勝計，而乃欲役吾身以求之，是亦不知多寡者乎？

得與亡孰病？

黃茂材曰：使其得之，不過名也，貨也；而其亡者身也。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黃茂材曰：費，非謂費其貲財也，而費精神之爲損大；亡，非謂亡其蓄積也，而亡性命之爲禍厚；凡此數者，利害得失，灼然甚明，而人不思。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黃茂材曰：古之人知止足之戒，無如漢之二疎，辭榮還里，保其天年；而終可謂長久矣乎？曰：二疎爲免於殆辱則可以，爲長久，則未可。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黃茂材曰：苟不知道，其誰肯以屈、拙、訥自處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黃茂材曰：有天之寒暑，有人之寒暑。墮脂折膠，天之寒亦甚矣，而躁則勝之，爍石流金，天之暑亦酷矣，而靜則勝之。乃知人身自有一宇宙，其寒暑足以勝天之寒暑，若其知道清靜自然，則可同於太極；爲天下正，何至於勝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黃茂材曰：至治之世，以道莅天下，何用走馬；却以糞宜矣。及其有事且急也，非戎馬無以遏亂略，乃使生於近郊；蓋有不得已焉。如人日衰，疾病間作；捨醫藥不可。夫攝生者，而至於用醫藥，其於道不亦遠乎？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人有三患：可欲也，不知足也，欲得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知之，無適不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黃茂材曰：天地萬物，其道一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按：「而」上「無爲」二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忘其所知，而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益者易進，損者難忘；損而未能忘，其損未爲損也；損之而忘，其損乃可至於無爲之地。

按：焦竑老子翼引自「故學欲日益」作：「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于天下，綽綽然矣」。與此稍異。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黃茂材曰：深於道者，爲無爲，事無事；若其有事，豈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黃茂材曰：有常德，有常道；何獨無常心？有常德，有常道，所以處己；無常心，所以處世。天下之人，如其其不一也，而使其心皆如吾之心，豈不繁然亂哉！故聖人不以己之心爲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欲與天下大同也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黃茂材曰：善其善，不善其不善，則所善者寡矣；信其信，不信其不信，則所信者狹矣。天下之大，

人物之家，孰善孰不善？孰信孰不信？聖人未嘗有棄物之心；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未嘗有疑物之心，故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夫然，則吾心之中，無適而非善信；是爲德善、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按：「渾」下「其」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謂之聖人，出而與民同患者也。天下之人，孰不注其耳目；今也惻惻然渾其心，無所是非，無所好惡，可以使民由之而不知；孩者，未有知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按：「人」原作「民」，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坎爲水，水數六；離爲火，火數七；凡十有三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是以為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按：「莫」上原無「夫」字，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道有常尊，不待物而尊；德有常貴，不因物而貴；非如人爵者也。人爵尊貴，出於使然；道德尊貴，自然而已。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為用也。始言其道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以繼其道。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為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黃茂材曰：漢世尚黃、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襲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襲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黃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爲。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所設施作爲；不亦可畏乎！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爲善建；故不拔。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爲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特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黃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爲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象身，以吾一家而觀象家，以吾一鄉而觀象鄉，以吾一國而觀象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象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象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

復猶營也。西行至關，人民猶是也，問關之西復猶關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黃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鳶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鸚鵡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羣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終日號而不嗁，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按：「不嗁」上原有「嗔」字，據彭氏釋文及注刪。

黃茂材曰：號而不嗁，和之至也。知此則爲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

知常曰明。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識之？

益生曰祥。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強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強。

黃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爲暴戾之氣；以心使氣，是氣也，爲冲和之氣；冲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夭，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強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黃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爲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黃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疎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

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爲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按：末「以此」二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夫道，無爲而無不爲。正也，奇也，無事也；非知道者孰能之？推而治國，用兵，取天下，特其緒餘土苴耳。古之人有行之者，如伊尹、太公、范蠡、張良之徒，皆以此。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黃茂材曰：上古之時，民如標枝然，昧昧而行，安有忌諱？權謀不作，安有利器？穴居坯飲，安有伎巧？不知君臣上下之分，安有法令？大朴既散，人僞日長，至於商、周之末，極矣。忌諱尙，而民彌貧；利器用，而國家昏；伎巧工，而奇物起；法令煩，而盜賊充斥。聖人將欲舉天下而返於淳朴之俗，亦豈有他術哉？清靜無爲，無所事而去其欲而已。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黃茂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窈窈冥冥，至道之精；而以察察爲政者，豈足語道哉！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正復為奇，善復為祿；民之迷，其曰固已久矣。

按：「迷」下原有「也」字，據彭氏釋文刪。

黃茂材曰：禍福、奇正、祿善之在天下，如循環然，孰知其極？易稱，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況夫禍福之倚伏、奇正之相生？祿善之更化？豈世人所能知哉！故曰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黃茂材曰：夏、商以來，士守一介，不見道之大全。方則必割，廉則必剝，直則必肆，光則必耀；如伯夷、叔齊、尾生、申徒狄之徒，而遂至於害性傷生，亦可悲矣。老子時為柱下史，非不方也、廉也、直也、光也，而人莫知其為老子者，不割、不剝、不肆、不耀焉爾；故能樂其全。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黃茂材曰：嗇者，守於內，不耗於外。以之治人，而人治；事天，而天應；謂之早復。復者，物之初，今之道家所謂返本還元是已。可以成德，可以勝群物，可以同於無極，可以為有國之母。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按：「蒂」原作「抵」，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於是乎在。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其道見於易之復卦。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黃茂材曰：道無大小，治大國，烹小鮮，同於一道。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按：三句「人」字原俱作「民」，並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有道之世，人能養其神，不使其鬼勝；故曰：其鬼不神。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聖人之不輕用其神，亦如其劍，雖曰神不傷人，是亦聖人能養其神，使不傷人爾。

故曰：兩不相傷，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黃茂材曰：夫道，非徒下之而已，雖曰下之，其終也不有以勝之，必有以取之。牝，柔也。靜而處下，然能勝牡；此非下之而終有以勝之者歟？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湯事葛是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勾踐事吳是也。此非下之而終有取之者歟？故曰：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亦其自然之理，本於無心。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黃茂材曰：夫有所欲於人，而不能下人；則不得其所欲。大國欲兼畜人，小國欲入事人；能下則得，不能下則不得。至於道固無欲，然欲至於道，是亦為有欲也。大者道也，故宜為下。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也。

黃茂材曰：物生於三，三生於二，二生於一，一生於道；則道也者，豈不為萬物之奧乎？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黃茂材曰：道無善無不善，善人得之爲寶，不善人得之可資以安。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黃茂材曰：經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美言、尊行，天下所謂善也，未足以語道。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黃茂材曰：魏文侯聞田子方之言，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曰：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然則貴爲天子，輔以三公，加之拱壁駟馬之榮，不如坐進此道，亦可知矣。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黃茂材曰：道無爲也，而有無爲之爲；道無事也，而有無事之事；道無味也，而有無味之味；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何形之小大？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何數之多少？雖有伎心之人，不怨飄瓦；又何怨，何德？其能齊小大、一多少，平怨德如此。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黃茂材曰：當其安而持之，不待於已危；故易持。當其未兆而謀之，不待於已形，故易謀。當其脆而泮之，不待於已堅；故易泮。當其微而散之，不待於已著；故易散。為於未有之前，何為不成？治於未亂之際，何治不濟？而不謂之易為易治者，其易可知矣。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按：彭氏釋文云：「豪」，黃作「毫」；彭本正作「毫」，當不必改。

黃茂材曰：合抱之木，天下以為大也。大生於小，故知合抱即毫末也。九層之臺，天下以為高也。高起於下，故知九層即累土也。千里之行，天下以為遠也。遠始自近，故知千里即足下也。然則物之小者、下者、近者，其可忽諸。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責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黃茂材曰：道無欲也，欲不欲，所以求在我也；外物又何足貴？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理，愚者不及，智者過之；與其過也，寧不及。故剗心去智，學所不學；輔物自然而已。何敢為哉？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按：「能」原作「常」，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物皆強，吾獨弱；物皆動，吾獨靜；物皆華，吾獨朴；物皆死，吾獨生；非爲與物反乎？能反於物者，可以至大順。

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

按：「之」下「也」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此章所以重發明，大國者下流章之義，以江海喻之。又見其道之大，而能下者也；孰得而爭之？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黃茂材曰：天下惟道爲大，又孰有肖似？若有肖似，則道亦是一物也。何足以爲道？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黃茂材曰：慈愛之人，無害物之心，物亦無害之者；豈特戰則勝，守則固哉！物無害之，則可以長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黃茂材曰：老子言兵，皆有爲而發；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然非深知兵者，安能言之？熟論此篇之義，正使太公、穰苴、孫武之儒亦不過此。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者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按：「幾」上「者」字原闕，據彭氏釋文補。

黃茂材曰：自周之衰，大道不明，人僞長而天真失；天下之人，溺於聲色嗜慾，以喪其生者，十常八九。故曰：輕敵者，幾喪吾寶。老子所以再三言之不已，深哀其禍慘於兵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天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黃茂材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豈非其無知，故不吾知耶？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

黃茂材曰：夫深知道者，與道爲一；尙何有知哉！此爲知之之至。若夫世人未嘗知道，乃自以爲知；知之之病，又甚於不知者焉。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

黃茂材曰：夫民冒險而行，死亡有所不顧；何威之畏？不畏威，則大威及之；孰爲大威？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是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黃茂材曰：無厭其所生，欲其好生也；夫能好生，則能長保其生；何厭之有？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黃茂材曰：知者在心，見者在目；故知可自，而見不可自。愛者，在我，貴者，在人；故愛可自，而貴不可自。去彼，去其自見，自貴者也；取此，取其自知，自愛者也。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黃茂材曰：四者，天之道也。人能順天，則存；不能順天，則亡。無謂其道濶遠，可得而欺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按：「得」原作「豈」，據彭氏釋文改。

黃茂材曰：此有司之事，非老子可得而代其任。獨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他奇行之民，固亦不少。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黃茂材曰：賦歛重而民力困，故饑；法令煩而民心詐，故難治。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黃茂材曰：風俗驕奢，而民決性命之情以爭；故輕死。

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黃茂材曰：夫言豈一端而足哉。老子之道，本以貴生；今云：無以生為者，以民矜生大厚。鄭有公孫朝、公孫穆二人者，極其酒色之欲，問之，則曰：生難遇，將以盡吾一生之權。此言所以祛其惑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按：「民」原作「人」，據彭氏釋文改。

按：「折」原作「共」，「強」下「處」字原亦作「居」，並據彭氏釋文及注改。

黃茂材曰：列子載老聃之言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列子之書，大抵祖述老子之意，且其世相去不遠，「木強則折」，其文爲順。今作「共」，又讀如拱；其說不通。當以列子之書爲正。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黃茂材曰：天之道，無高、無下，無有餘不足；譬之張弓然，適其平而已。人則異於天，以眇然之軀，精神能有幾何？晝夜用之，役於外物，無時少休；豈非損不足，奉有餘乎！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黃茂材曰：有道之士，以太虛爲室，以無何有爲鄉，以日月山川爲其燕娛；乘雲氣，驅役陰陽，飲沆瀣，而食至和；皆天地間物之有餘者，取之不窮，用之無盡；將以養其精神，無使不足而已。非夫聖人，孰能爲之？然亦何嘗恃其爲之之跡，居成功而見其賢耶？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章，言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與此所言，大抵略同。含垢納汙，水之德也。雖爲天下王，莫能違之。

正言若反。

黃茂材曰：合於道者，反於俗。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所餘怨；安可以爲善？

黃茂材曰：夫人不怒虛舟，不怨飄瓦，以其無心而已。若以爲怨而和之，是有心也；安能無怨？不足以爲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黃茂材曰：道無求於世，待其自至；同焉者合而已。譬如契有左右，執其左契，以待其來合者，何責於

人？故有德司之。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黃茂材曰：徹者，通也。莊子曰：樂通物者，非聖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黃茂材曰：天無私親，善則與之；爲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待其自至而已。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按：「不」上「而」字原闕，並無「與」字，據彭氏釋文刪補。

黃茂材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之意，欲與天下之民，同於上古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言足信於人，何用美哉？美則不信。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黃茂材曰：道無問、無辯，果於善，何用辯哉？辯則不善。

黃茂材曰：通乎一，萬事畢；苟知一矣，何用博哉？

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黃茂材曰：道與天下共也，非聖人已私物。聖人運而無積，既以爲人，而在己者不加亡；故曰愈有。

既以與人，而在己者不加少；故曰愈多。此道所以爲善貸萬物而不遺者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黃茂材曰：聖人與天，其道一也。在天謂之利而不害，在聖人謂之爲而不爭；其實無二。八十一章雖

名「道德經」，始終言道而已。

六、輯林東老子注叙

彭紹道德真經集註：『林東字子晦，福州閩縣人，自號三山樵子。』其他書志未見著錄。彭紹釋文序稱：「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李爲李佃音解，已別有輯錄；林卽林東音釋，見於第九章：「自遺其咎」句下之彭氏釋文云：『林東音釋曰：「遺，一作貽」。』是林氏於老子注外，尙附音釋也。茲從集註輯其注文，並校彭氏釋文，略備一家之說，其詳則不可考也。林氏自序見於彭氏雜說，並錄附於後。

• 殘叢注宋子老 •



老子注序

林 東

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爲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尙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且以道心惟微，無爲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爲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爲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爲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爲上也。見經解發題

• 殘叢注宋子老 •



林東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上篇

道可道章第一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東曰：由微以之妙，本末一致，表裏相須；故同出而異名，而皆謂之玄。玄者，如天之正色，言遠而無極也。所謂幽深微妙，道法自然者也。東坡象妙掌記以爲道一而已，安有象耶？又以既謂之妙，雖象可也；此謂象妙之門。

天地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林東曰：老氏之於道，其能遊戲三昧者乎？說者以不仁，乃所謂深仁；如於乎不顯，乃所爲深顯。王

者不治夷、狄乃所爲深治。豈有天地，聖人以不仁稱之，言天地、聖人，則當以深仁目之；此俗儒之淺於理者之所云。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林東曰：道之爲道，惡盈而好謙，惡銳而以不露圭角之爲尚。假使於盈而能持，於銳而能揣，不若無盈、無銳之安且久也。盈與銳，非道中物，以其易溢、易折，非安且久之理也。

自遺其咎。

按：彭耜釋文引林東音釋曰：『「遺」，一作「貽」。』

寵辱章第十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林東曰：達人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有身者，以其不能忘身也；忘身則無身，而亦無患。若舜有天下而不與，堯之非心黃屋則幾矣。貴與愛，寄與托，則一意，辭勢互換然耳。

致虛極章第十六

道乃久，沒身不殆。

林東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悠久無窮；雖沒吾之身，而未嘗危殆。有以見體道之君子與道周旋，雖久而安也。其源出於致虛之極，守靜之篤也。

太上章第十七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東曰：猶者，遲而難之也。其貴言之謹也，如此。蓋以言之不輕出諸口，必欲取信於民，而無待於告諭也。如所謂太古塗民耳目，非繆悠荒唐之說；乃使民不役於耳目，其效見於心之相信云爾。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林東曰：捨本性而外求道，別有所謂學，皆外也。惟於絕學，則無有憂者；率性而自得，非學此又學彼之憂勞乎其心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林東曰：善與惡不翅霄壤，今謂之相去何若，急欲惡人之復於善，如唯阿之相去幾何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林東曰：衆人皆以才智爲世用，而我獨頑鄙無益於世；以見衆人離道爲甚遠，而我之體道爲甚謹。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林東曰：失道而後德，德則有形容之可見也。況於盛德之容乎？況於衆有之美者乎？凡此之容，此之美，皆自道出；道雖不可形容，乃著見於孔德之容，衆有之美。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林東曰：有物混然而成，則包含萬象；圭角不露，皆所以想像道之體質也。必也先天地而生，言是道之有自來也，遠矣。或以爲道在太極之先，則非止在天地先也；亦言其來也遠之意。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東曰：字曰道，強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不特如其大，大則直塊然一物矣。大而又能逝，逝而遠，遠而又反；則非泛然無統，虛無荒唐之說甚矣。反之一字，見大道之道，與吾儒不隔蠅翼，或者不可以老氏、孔子差殊觀也。

善行章第二十七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林東曰：善人爲善，可師也；見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林東曰：聖人散樸以爲器，因器以制名；雖勢所必至，又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故能知止，而

不至於危殆。正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之意。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林東曰：智則不無於窺伺揣度，而明則如日月之容光必照者。

強行者有志。

林東曰：有志於行，則凡物莫能奪其志；而自強不息之效，可與天同其健。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林東曰：一說以左、右爲佐、佑，說老氏書有輔萬物之自然；是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是謂微明。

林東曰：人當見微而知著，是謂微明。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林東曰：魚脫於淵而處陸，則死；人不可以捨福而趨禍。國之利器以示人，則謀動干戈而有傷乎物；則亦取禍之道。

下篇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爲德；是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無德。此德之真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次之說，老氏尙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敍，至於仁、義、禮上者止，此尙何

下之足言？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林東曰：道生一至於三而止，即莊子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是也。物生於三，三生於一，理之自然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林東曰：負陰之靜，而屬於背；故曰：負陰。耳、目、鼻、口在前，皆陽動者也；故曰：抱陽。抱則在前也。陰陽氣沖，合而爲和。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林東曰：人所嫌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且安得而有抗爭？此氣之沖虛，合而為和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林東曰：人之所教者，亦我以理義論而教之；故強梁者，去強梁而免死。吾將以為教父，我主其教，得以制其子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東曰：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至；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林東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天下之心，何難知之有？所福者善，所禍者淫；天之道何難見之有？

此其不出戶，亦可知；不窺牖，亦可見。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林東曰：亦道在邇而求諸遠意。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林東曰：出於胚胎，則爲生；體魄入地，則爲死。雖有生死，而九竅，四支，生死俱焉。一身之中，上七竅，而下二竅，兩手兩足；故謂十有三也。然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蓋以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自趨死地，亦十有三。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林東曰：使我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於施爲，間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

林東曰：嗇，雖有慳吝意，乃簡損之理；人爲難治，天爲難事，能於簡損而早復其德性之真，則可以見道。既見夫道，則人雖姦詐，天雖難測，理不難見；治之、事之，皆基於此。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林東曰：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耳。故有德之人，司契如右契之合左；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徹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

• 現象主義子老 •

蘇子老
PDG

七、輯休休庵老子解叙

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姓氏：「休休庵，號蒙山絕牧叟，名德異。至元戊寅作解。」不見其
他書志著錄。惟日本元祿書目，有毛利貞齋「老子直註」，即依此書爲底本。元祿在位十有六年，
至西元一六八八年，當清康熙二十七年；彼時其書尙在人間，而今不可得見矣。茲從集義輯其
所注，並略校錯字一處，以存一家遺說。戊寅爲元惠宗後至元四年，西元一三三八年。德異爲
皖山、鼓山凝禪師法嗣，「休休庵」乃其室名也。

• 残霖注宋子老 •



休休庵老子解

福州嚴靈峯輯校

道可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休休庵曰：虛明湛寂，無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真空；有而無相，是謂妙有。真空、妙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非尋常之道；妙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無爲而普應無私，無始而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切名。大也者，無極、无上、至尊、至貴，爲一氣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者，虛明無相，故無名也。一氣動而清濁判，二儀位而陰陽顯，三才立焉，萬物生焉；可得而名矣。非常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大本也。何謂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精中和之氣，其剛柔者人也。虛明靈妙在人曰心，爲一身之主，爲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也。天命之謂

性者，久也。

無相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萬物，故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爲，至德顯矣。道，體也；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爲而有妙用者，道也。

老子以自利之皆普利世人曰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悟達。釋以大道曰實相，曰真如，曰如來地，曰無生法忍，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回光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微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聞覺知中，動靜施爲處，返觀靈變，亦可悟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矣。

同謂之玄真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絕思議，無譬喻，真空、妙有、陰陽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三綱、五常、法度、刑政、治世語言、工巧伎藝、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光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象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休庵曰：三才立，萬物生，光華盛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為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為善；以此為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為不善矣。嗚呼！昧道而迷德，遂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為萬象主，有無為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為，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而生無；有無相生不已；所為之事，有難有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能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無為之道，統家德，燦群昏，應機濟事，扶顛持危，

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作之功，任無爲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爲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爲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

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休庵曰：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无所好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或爭功或爲盜，進道育德者，又當一念不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妄）情作，惑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虛其心，无我而量寬，其无爲而物自化。以道爲懷，實其腹也。弘无諍之德，弱其志也。力行此道，強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滅而无所知，情亡（而无所欲）。

道沖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休休庵曰：深廣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爲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爲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當挫其銳，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不能覩，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自然然而，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帝者，主也。

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休休庵曰：芻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綉巾覆之，祭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爲之妙，生育萬物，不望報恩，亦不爲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橐籥，一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者，橐籥也；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

然譬喻之數有窮，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以見徹造化。

谷神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休庵曰：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爲，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應機，利生濟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心爲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已。

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休庵曰：有相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先者，靈

明眞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物外身。世界有壞，眞性無壞。非以其無私邪？眞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休庵曰：道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爲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惟不爭，故無過尤矣。

按：經文：「其善若水」。老子諸本無有作「其」者，當係「上」字，因刊刻而誤。

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休庵曰：持盈揣銳，達士不爲也。持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摩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闢，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休庵曰：人之靈明，字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因妄爲，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養機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無失乎？專一精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爲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闢，能爲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闢者，放收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

妙玄通，廓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爲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按：經文「天門開闔能無雌」句，依注「無」當作「爲」。

• 殘叢注宋子老 •

蘇子老
殘叢
PDG

八、輯褚伯秀老子注叙

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姓氏：「褚伯秀，古杭道士。」杭州府志藝文志著：「褚伯秀老子集注」當卽此書。褚，錢塘人，字雪嶽，天慶觀道士，別署蕉池道士，爲范應元之弟子，著有南華義海纂微。今從集義錄其所注，並正錯字；惟第二章及十二章以下皆闕，無從補矣。

• 殘叢注宋子書 •



褚伯秀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道可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褚伯秀曰：道本至無，不容稱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道本至寂，無以命之；所可名者，強爲之辭。人非生知，理難言教；因述明心，從權顯實；使之進道復常，而階夫玄妙也。夫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常道也。道散爲物，辯物制名，非常道也。常道如日，昱乎晝光，出自然，而無限量；可道如燭，炳乎夜光，出人爲，而有盡也。可名、常名，其義亦然。世以不變曰常，不知能變亦其常；無有常而不變，無有變而不常。究極而言之謂大常。無名，即常道、常名，不涉形氣；虛極神生，是爲天地始。有名，即可道，可名，兆萌理具，氣見象陳，是爲萬物母。天地始即道，萬物母即天地也。人生反觀身中天地之始，而得其生生化化之主，諸幻既滅，眞常猶存；則無欲有欲皆不離道。有欲謂最初

一念，善之始萌，萬事萬理所從出也；無欲則真性湛然，天理沖徹，一塵不立，鬼神莫窺者也；道之精妙，舍此何觀？微，猶邊際，指成心之初，將與物接，便當反照，以遏其源；善念亦不欲，況非善乎？無欲則寂然不動，有欲則感而遂通；體用一源，機在動靜，動靜多寡，凡聖分焉。妙爲道本，微爲物初，生化所資，不離日用；妙非絕無而曠蕩也，從虛化氣，有一未形者是已。微非實有而充塞，由靜而動，幾微可測者是已。細論此理，有如空虛，而忽見鳶飛；水靜，而忽聞魚躍。頓發深省，開天之日，飛往躍餘，見聞何有？聲迹雖泯，而見見聞聞者未嘗泯；此吾之先天太極混元祖師密傳心印也。人常存心初，如此觀照，世念無間可入，離微而純歸乎妙，則所謂欲者，龜毛兔角耳。微妙同出乎道，而理有精粗，譬夫源泉出山，潤漑灌溉，善利非一，清冷澄湛，其本性也。風日有捐，恃源無窮，常觀二途，源可復矣。玄者，道之至理，幽妙精微，若存此見，猶被法縛，法尚應捨，始契又玄；家妙之理，悉從此出，故謂之門。此門無關無鍵，惟知道者能入焉。妙雖家而皆入於玄，則家妙一妙也，一妙家妙也；造玄者知之。

不尚賢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褚伯秀曰：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眞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眞，尚者未必誠，君術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逆詐，淪胥于惡，而賢爲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貿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資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雨，吉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企羨，何所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无知，實腹、強骨，使民无欲；則雖有知者，以有爲干上之无爲；在上者，主无爲之道，行其所無事，則天下事无不可爲者。末句古本作「無不爲矣」，義長於「治」。

道冲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褚伯秀曰：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言議索；以虛而運，無乎不在；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地之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朕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兮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爲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不與之流；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篤，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之又尊，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可得而名，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賢談道，例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乎爾。

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褚伯秀曰：仁神道之真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象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己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顯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束芻為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束芻為狗，踐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營為，而生道自遂。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亦言其無心自運。橐籥風，籥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為人為物者，咸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守身中橐籥，究自己天地，豈無生物之理哉！或以躁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章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谷神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褚伯秀曰：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隨感而應，應已無迹，生尙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牝乃化育之地，其爲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虛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爲言；始於虛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己出。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象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者生之舍，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住而生道昌，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失，若存恍惚之間，亦何勤之有？此章語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蘊；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橐籥之後，亦該貫而無間，但語玄奧，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敢即。今不揆淺陋，僭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氲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己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養生家亦以谷神玄牝爲主，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不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天長地久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褚伯秀曰：自渾沌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孰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己而不能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爲先，辭功讓能，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天下樂推之，不得不先焉。凡非食蓬居守真志（忘）我，覺夢生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得不存焉。夫君子爲善，分所當盡，豈有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如谷答響，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育，唯恐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已榮哉！移以福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爲善而懷一毫私利之心，則非眞善；其末流趨乎惡者有之，可不謹其始！

持而盈之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褚伯秀曰：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已而勿爲；揣摩其銛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

保；至于金玉滿堂，寧不蹈爲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蠱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而不知止，長惡稔禍，終於滅身；鄆鳩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不必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爲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爲；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浼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天理，錯亂天經，況人事乎？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爲太息！惟見機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冷處看。」信哉！

載營魄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褚伯秀曰：篇首「載」字，諸解難通，蓋以前五字爲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不類，所以費辭牽合。嘗深考其義，得之郭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字爲「哉」屬上句。及乎議定，衆以爲然，遂錯綜其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載」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天）之道哉」句末字，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爲「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

句法可證。劉惟永：今按玄宗道德經亦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光庭又以運載解，不會離章作「載」，不知郭忠恕集中所出，合以褚氏引用，姑存其說。

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魄，靜以鎮形謂之魂，」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使魂魄皆抱于一，一者，道之所生，爲數之始；爲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遠，專守其氣，使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爲喜怒所動，守氣不專，則強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逸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息法出於此。多流入旁門，罕得其正。道本乎（平）夷恬淡，不離日用，虛心無爲，道自居之。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疎。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來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密弘此道，必以雌靜爲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爲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爲」，「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爲」，猶云：「無所爲」，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爲。已上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爲心。生而不有其功，爲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尊；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按：「定觀經」係「內觀經」之誤。

三十輻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褚伯秀曰：轂輻為車，虛中以載物；埴埴為器，虛中以貯物；鑿牖為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為；故有成毀，無者，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形者運之；目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為，皆資使之者，則無之為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窒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強。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為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

九、輯柴元臬老子注叙

危大有道德真經集義姓氏：「柴氏，元臬，字知白。」劉惟永集義所引則逕稱：「柴元臬曰」。其里貫不詳，無從考矣。今從劉、危二家集義，輯其殘注，互相讎校補充，他無所增益。危本則稱：「柴氏曰」，以明兩書詳略之不同。

• 殘雲泣宋子老 •



柴元皋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劉惟永集義引柴元皋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內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真悠久，曰常道；常道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個活潑地底便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修道以性爲體，以命爲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密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真是常道。名，體虛難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強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

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循小道曰微，動觀乎外，而欲有爲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玄妙。象妙之門。此門乾坤闢闢處，體用出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

按：危大有集義引柴氏曰：「乾坤闢闢，體用出入之所；何莫由斯門也。」與劉引略異。

第三章

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柴氏曰：無自賢，無貴貨，無所欲；則心中自虛靈，腹中氣自實。心虛無物，志自柔和；腹中有養，骨自強健矣。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柴元皋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會滿，終日取用不竭，

沉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如此沖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個。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柴元臯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茅也；縛如狗狀以祭享；初縛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然。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橐籥乎。橐，無底囊；籥，三孔笛。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一呼吸間，不失天地，使民失所。修身體用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柴元皋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闥坤闥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真人息以踵，不動也；常人息以喉，動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動之用也，非乾坤易之門邪？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柴元皋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溉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爲體，以不爭爲用；故每用無過。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柴元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久必厭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銳必退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柴元臬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擾，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圓。愛民治國能無為，主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闢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柴元皋曰：三十輻，共一轂；輻，輪板也；轂，貫諸輻者也。轂為體，輻為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乎？埴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為之乎？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為體，利為用也。

第二十五章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柴氏曰：反者，用復歸體也。

第三十九章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柴氏曰：大道之外，行者皆可畏。

第六十二章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柴氏曰：道味有益，如寶入市；故曰：美言可以市。德重無不服，故曰：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教以化之，何敢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所以輔行此道也。

第六十八章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柴氏曰：惟善則合上古立極之道；故曰：配天古之極。



一〇、輯李叟老子音解叙

李叟老子音解，鄭樵通志、尤袤遂初堂書目並著錄。作「二卷」。彭紹道德真經集註、宋解經姓氏、未列其名，惟道德真經集注釋文序稱：「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在釋文，則稱：李叟音解；蓋疑其書本爲解老而附以音釋也。如第四章：「象帝，帝如字。象，似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嘗引其說，如：第十四章：「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引李叟曰：「此章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皦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覩；其用難測，以御有爲。」足證其文不限於音釋也。惜其書久佚，今從彭氏釋文錄出，並采李霖取善集所引各條，予以補充，亦可窺見其說之一斑。李叟，四川華

陽人，字渭卿，自號子谷子。知榮州，官至尙書郎。後歸隱永康白沙山。四川通志經籍志，作「道德經音釋」，卽此書也。

李叟老子音解

福州嚴靈峯輯校

上卷

第二章

斯不善已

已，居里切。

夫

夫，音符。發語之端。下經並同。

不去

去，羌呂切，除也；非來去之去。

第四章

象帝

帝，如字。象，似也。帝者，興益之宗，發生之主。

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發生之帝，能兆見物象。

第五章

橐

橐，鞴也；鼓風之器。

籥

籥，笛也。運吹之樂。杜廣成疏，以橐爲皮囊，以籥爲囊口竹管。

第六章

谷

谷，古木切。言谷之應聲，如道之應物；未嘗休息。



牝

牝，頻忍切；母也。言母養萬物。

第七章

私邪

邪，以遮切；語助。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已，音以；止也。盈，滿也；言執持盈滿，不如休止無患。

第十章



載營魄離

載營魄，並如字。離，如字。

第十二章

爽

爽，疎兩切。口噤珍鮮，則真味差忒；故曰爽。

第十四章

夷

夷，如字；平易之稱。

希

希，如字。

微

微，如字；微妙之微。



昧

昧，梅對切。暗也；言道，在上非明，在下非暗。

繩繩

繩，如字，運動不息貌。

恍惚

恍，音晃；惚，音忽。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引李叟曰：此章妙本應用，何所不無也。若以視聽求之，了勿可得；以微昧察之，湛勿可分，物象不能名，始終不可覩；其用難測，以御有爲。

第十六章

芸芸

芸，如字；又作云云。芸芸者，喻萬物也。以茂盛爲動，以凋衰爲靜。云云者，喻人事也。以逐欲爲動，以息念爲靜；義同。蓋經有根字，故作芸芸。



第十九章

少私寡欲

取善集引李旼曰：此章言：去滋蔓，在乎拔本；抑橫流，在乎塞源也。若制作不興，則真素見；仁義不飾，則淳樸存；巧利不施，則私欲絕；然後天和自暢，日用不知。

第二十章

阿

阿，烏何切。

享

享，與饗同。

乘乘

乘，食陵切，運動相適貌。

純純

悶悶

純，如字，質樸無欲之稱。

悶，莫奔切，寬大貌。

第二十二章

枉則直

枉，紆往切；屈也。

窪

窪，烏爪切；埳也。地窪則水滿，喻謙德常盈。

不爭

爭，平聲，下同。

第二十四章



不處也

處，昌與切，居也。

第二十五章

寥

寥，落消切，虛靜湛然之稱。

第二十六章

輕

輕，如字。

燕處

燕，於見切，處，昌與切。

第二十七章



轍

轍，直列切，輪輻地爲轍。

鍵

鍵，門距也；橫曰關，豎曰鍵。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取善集引李叟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覩，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曆無由筭。由是好師資爲漸修之路，絕貴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第二十六章

離

離，如字，與經協韻。

吹

吹，如字。

載

載，如字。

第三十一章

戰勝，以喪禮處之。

取善集引李旼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爲材器，勿以戰伐爲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第三十二章

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政切；教命也。下同。

第三十七章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李旼曰：大道以虛靜爲眞常，以應用爲妙有；俾其侯王守其眞常，寂然不動，法其妙用，感而遂通；

則萬化淳，天地正。

下卷

第三十九章

無譽

譽，作輿。

第四十一章

渝

渝，羊朱切，變也。

第四十二章



父 強

強，平聲；剛暴之稱。

父，如字；祖也，本也。

第四十三章

無間

間，去聲。言道體混然，曾無間隙。

第四十六章

却

却，與卻同。

第四十九章



慄慄

慄，圖協切。

第五十二章

塞其兌

塞，蘇則切；兌，徒外切。易云：兌，說也。

第五十三章

也哉

哉，如字。興嘆之辭，非助語。

第五十五章

不呶



嘜，所嫁切。

第五十八章

悶悶

悶，莫奔切。悶悶，無心寬裕之稱。悶若如字，則於義亦通；與韻不協，故不取。

第五十九章

嗇

嗇，音色。

第六十一章

牝

牝，頻忍切，雌靜也。牡，莫后切，雄動也；常被靜勝之。

以下

蘇子老叢注
PDG

大國以下，下，音同上遐嫁切；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下，如字。本在物下。

第六十二章

奧

奧，烏報切；言道體無外，而萬物資給於奧中。

可以市

市，句。美言者，人悅之如市賈售物。

邪

邪，以遮切，疑問之辭；亦作耶。

第六十八章

行無行

行，並如字。行，行師也；行師應敵而不強爭，與無行同。

第七十章

夫惟

夫，音扶。歎世人無了悟之知。

第七十一章

聖人之不病

法性本空，以其能病世人強知之病；是以病病。體用雙泯，藥病兼忘；本無知法，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夫惟不厭

厭，棄也。

見

見賢耶

見，如字。

第七十七章

奇

奇，如字。

第七十四章

猶難

難，平聲。

第七十三章

見，顯也。



第七十八章

無以易之也

易，如字；移也，改也。

第七十九章

契

契，苦計切；心也。左爲陽，心屬陽；以其能合前境，故曰契。

微

微，直列切；法也，道也。

第八十章



不遠徙

徙，斯氏切。

結繩

繩，食陵切。上古之政。



• 殘叢注宋子老 •



一一、輯劉師立道德經節解叙

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雜說曰：「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按：危大有：道德真經集義，引劉注者，亦僅此五條，惟文字稍有出入；則其十一篇已亡佚矣。茲從劉、危兩書錄出，校其異同，使毋遺失也。

蘇子老
知覺
PDG

劉師立道德經節解

福州嚴靈峯輯校

第一章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劉氏曰：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也。此乃衆妙之門戶。此章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按：彭耜雜說引，無「此章」二字。

第六章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劉氏曰：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炁；橐籥之門戶。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

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未有天地，先有元炁；是謂天地之根。

按：彭耜雜說引「橐籥之門」下有「戶」字，因據補。又：「何莫由斯道也」下有：「大不可泥以口鼻爲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二十二字。又「天地之根」，無「之」字。「炁」並作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劉氏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身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按：彭耜雜說引：「可以」作「可與」，並通。焦竑老子翼引：「必淫」作「易淫」，「知止」下有「而不失其正」五字。「老子之言」作「此言」，又：「富貴功名」作「功名富貴」；焦氏當另有所本。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劉氏曰：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

按：彭耜雜說引，「自然」下無「也」字；「昭然」作「昭昭然」。

第六十三章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劉氏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也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爲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報之以德爲善也。按：彭耜雜說引：「爲」上有「之」字，末無「也」字。

蘇子瞻
知覺
PDG

一二、輯倪思老子注叙

危大有道德真經集義姓氏：「倪氏，名思，字齊齋。」其他書志未見著錄。危大有序稱：「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註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則其所著，亦註解之類。其首章指前人以「有欲」爲讀之非。今從危氏集義錄其注文，俾存一家之說。倪，湖州歸安人，字正甫，號齊齋，乾道二年進士，官顯謨閣學士，特贈光祿大夫。生於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寧宗嘉定十三年卒，年七十四。其書蓋成於孝宗之世也。

• 殘叢往來子老 •



倪思老子注

福州嚴靈峯輯校

第十章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倪氏曰：天門者，乾也；易謂之戶，有開必有闔，開闔相爲者也。「能無雌」，諸家皆作「能爲雌」，然以上文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無爲乎？是不欲其有爲也。今日：「能無雌」，是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爲上，宜欲雌者，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雄，是能闔而不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於無雌之義，欲以陽濟陰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不知雄，唯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爲有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

第四十二章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倪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主於養，父主於教；爲人師者，必尊嚴如父可也。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倪氏曰：爲學日益，學貴博也；爲道日損，道貴約也。先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徒益而不損，則博反惑矣。是故學者道之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爲矣。雖無爲，則實無所不爲；此無爲之所以貴。若止於無爲，不能無所不爲；則涉於虛無，非所謂道也。